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32

NOV 28 1956

32-34

11

T5238.07/7928.2(11)

續古文奇賞卷之三十二 選集

文苑英華

書 全錄

上太子承乾書 貞觀十三年 張玄素

聖聞周公以大聖之材猶握髮吐哺引納白屋而況後之聖賢敢輕斯道是以禮制皇太子入學而行齒胄欲使太子知君臣父子長幼之道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尊卑之序長幼之節用之方寸之內弘之四海之外者皆因行以遠聞豈假言以先被伏惟陛下

古吳陳仁錫選評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清閟閣藏

膺實圖已崇高尚須學文以飾其表至如孔穎達趙弘智等非惟宿惠鴻儒亦兼練達政要望令數得侍講開釋物理覽古諭今增輝膺惠而雕蟲小技之流抵可時命遄隨以代博奕耳若其騎射畋游酣歌伎樂苟慌耳目終穢心神漸染既久必移情性古人有言心爲萬事主動而無□□亂臣恐嚴下敗惠之源在於斯矣

上劉右相書　王勃

蓋聲聖人以四海爲家英宰與千齡合違則龍不行而至春霆仗天地之威以息相吹時雨膺山川之先故有玄蛟晚集憑崔鵬而先鳴蒼兕晨驚運龍韜而首出並能鳳一作風騰霧躍指麾成烈主之致嗟屈虬奔談笑坐羣卿之右未如越蒼海弃行間排紫微謁天子于是遭不諱之主擁非常之位龍章鳳藻照其前鏘金鳴玉疊其後三靈叶貺超然奉天下之圖四海承平高步取寰中之託君侯之富貴足矣聖朝之付遇深矣故知陽侯息浪長鯨臥橫海之鱗風伯停機大鵬鎩垂天之翼及其投形巨壑觸舟浦而雷奔假勢靈飈指青霄而電擊神氣洋洋謂鱗翮使之然也殊不知兩儀超忽動止繫於無垠萬化糺紛舒卷

存乎非我是以陳平管之智士也俯同降卒百里奚
曩之達人也親爲餓隸當其青强敵轉康衢雄慮耿
於風雲危途迫於朝夕豈自期榮彌相府而薦專扇
據之圖寵冠齋壇東向舉熊（一作羆）飛之象顧時可以
蕩川岳咄嗟可以降雷雨遂令用與不用是非於楚
漢之間知與不知得失於虞秦之際故死生有數審
窮達者繫於天材運相符決行藏者定於已君侯足
下可不謂然乎借如勃者眇小之一書生耳曾無繫
鍾鼎石之榮并有南臨北閣（一作溷）之援山埜悖其心
迸烟霧養其神奕未嘗降身摧氣邊巡於列相之門

竊嶷于時創館於羣公之室所以忼慨於君侯者有
氣存乎心耳貴以四海兄弟齊遠契於蕭韓千載風
雲託神知於管鮑不然則荷裳桂檝拂衣於東海之
東菌閣松楹高枕於北山之北焉復區區屑屑踐名
利之門哉至尊以搖河徙岳之威當立地開天之運
聖人有作羣材畢舉星辰入仕揖讓朱鳥之門風雨
稱臣奔走蒼龍之闕方欲停旒金室引咸廉於已任
闊廣瑾林復堯舜於茲日可謂明明穆穆盡天子之
容貌矣抑嘗聞之丹山九伊惟峰非數簣之功紫極
千門雲臺俟萬楹之力故天下至曠神器不可獨專

天道無私玄黓有待而立雖有大命不資童子之言而蔡此小心敢進狂夫之說伏見遼陽未靜大軍頻進有識寒心羣黎破膽昔明王之制國也自近而及遠先仁而後罰徵實則效存徇名則功淺是以農疏千里僅踰重石之鄉禹截九州不叙流沙之境豈才不及而智有遺哉將以辨離方而存正功也雖至人無外甲兵曜天子之威王事有征金鼓發將軍之氣而長城在界秦漢所以失全昌巨海橫流天地所以限殊俗闢土數千里無益神封勤兵十八萬空疲帝卒驚烽走傳駭秦洛之旰飛芻輓粟竭淮海之費於是乘桴放命者出繩纏以生戚因公挾私者入閭閻而競法雖一物失所太階延旰食之憂而百戰方雄中國鮮終年之樂圖得而不圖失知利而不知害移手足之病成腹心之疾征稅屈於東西威信褰於表裏語曰勝之不武不勝爲辱天下之責四面至矣誠可遠凝高策上薦忠言決人事於去就合天情於終始遂令回麾轉檄背青赴而鶩列障分亭巡蒼波而守昔者齊侯以力方城爲楚國之辭虞帝崇文苗人失洞庭之險況乎仗惠綏亂以直乘邪明逆順之端聲華夷之望雖復舳艫沸海旌旗觸天鐵山四面金

城千里亦不能爲敵人計矣此君侯之未諭一也蓋
紫星迴日遵御洪荒者貞夫一電照風行制寥廓者
歸乎靜是知源潔則流清形端則影直大道起而仁
義息神化周而市獄定雖復體元立教眚災耀知遠
之書順時宰物宥罪發精微之典而況風易漸淳
化難歸孔明耿介於當朝子輿殷勤於易第蓋有由
也伏見邊凶尚梗殊恩屢發亡命山澤者日月相趨
朝脫桎梏夕還囹圄奸徒抱秩因時立僥倖之謀頑
夫頓足中路紆吁嗟之慘皆由寬勝於猛人迷所習
勸沮不彰廉恥相冒亦有公卿失職恥受疎符之任
郎官有叠俯拾銅墨之榮又焉可以弘長風流抑揚
衆務者也且夫朽索克羈不牧奔馬之逸輕紲振綱
或隨吞舟之勢況非常之化方洽於齊人無妄之思
乃及於羣小將恐匡衡管仲復靈沼於下泉矣古之
善爲國者不然信實而必罰而無曲惠威振雷霆而紀私戮交書聲幣仗慈厚之
師投金散辟樹仁明之長故雖開闇室蓋明堂亦爲
四三皇而六五帝矣此君侯之未諭二也發揮地利
農桑啓其業振蕩天功泉其流其用伏睹前制屢援
事非畫一處市蕭然人情惟動夫補稱一作簡並用未

盡交易之宜輕重齊行適啓兼并之路于是連關權
關者閉肆而乘其屈布衣韋帶者鬬門而受其困五
方競奔務淺術以相傾雄百郡爭勝驅末技而成弊田
夫織婦衣食鮮終朝之給巨艘洪商輿馬接封君之
勢蓋有由來矣故曰國儲關於九載則公上無所給
常數百六運窮堯湯所不免一旦洪泉決地大旱焦
山風雨於一歲之間霜雹於數州之境繁運廣役首
尾於中外沓稅增徭日夕於都鄙燮陰陽者將何以
處之一失籌議公之盛惠虧矣愚謂嚴程驗法絕輕

賄之貨則奸鎔之源塞矣沿風正典重耕耘之務則
邪贏之計沮矣然後遠弘教旨大變流俗法立有犯
而必施令出唯行而不返違公竊鑄者具五刑之戮
因時力田者懸一命之賞不然則賈生鼂錯復流涕
而言矣此君侯之未諭三也嵩衡不拒細壤故能崇
其峻江海不讓纖流所以存其廣是以星臺曉闢上
台忘吐握之勞月殿宵興中宇軫山林之慕知夫御
天下者必待人也伏見皇明遠燭帝采遐宣張樂岱
郊騰飭社首徵廉察孝瑤壇虔不次之階署行議年
璿檢動非常之詔天下可謂幸甚矣于是友月朋霞

之客背青皐而至馮唐顏駟之才排紫閣而集夫豈知終始異數涇渭同流蘿薜失圖簪纓解體惜哉羣英霧散名矣招蔽善之嫌天下雷同太子絆長鳴之地而欲招絕足致真龍難矣此君矣之未論四也易曰拔茅連茹以其彙征古豈非順物不若招類報國不如進賢陽事昇而甫露歸陰駕凝而風霜厲莫不觀時有記撫氣相求窮列獨善其私達則兼善天下而利已疵物者以自任爲身謀知進忘退者謂專榮而得計豈知夫尺波易謝寸晷難留陵谷好遷乾坤忘滿君矣足下出納王命升降天衢激揚鳳扆之前

歌泣皆泣默泣尤真

邊步麟臺之上亦復知天下有遺俊乎伏願闢東閣開北堂待之以上賓期之以國士使得披肝膽布腹心大論古今之利害高談帝王之綱紀然後鷹揚豹變出蓬戶而拜青墀附景攀風捨薹衣而見丹闕幸甚斯不爲難矣庶幾乎鹿卵不弃終感玄梁之精駿骨時收或致飛黃之錫書生王勃死罪再拜

上宰相書

劉蛻

天下固有良時既去而悲歌嘆泣之不同故當時則歎已去而泣過時而歌然君子居其位則耻聞之不在其位則耻不能言之其爲士君子之心不恐聞之

與聞之而不忍弃之則一也夫思慮可以精安危步驟可以召戎爰強勁莊勇持久有守臨事不亂然而良時不與斯不得不歎既而信不見任智不見謀周游而晚歸風雨相半若其精力良時不集而農事之不成斯不得不泣及其田園已暮始反鄉里白頭無事或有自疑斯不得不歌是其爲人皆有憂天下而欲用其道者也不私其身之安佚而休者也既不私其身則公於悲歌者歎泣者也而是人豈以富貴而後天下之心哉蜕也歌之則已太早泣之則不得不豫計歎之則正當其時而君子未聞雖然閣下及其少壯而用之無使後時泣歌耻累君子幸甚太玄曰當時則貴已時則賤其不可後也已矣況當今岩無人矣溪無人矣佐王活人之術一皆以文學進苟文學進而君子不動心則蜕也不知其所得罪

行文俱是異境此公賦高于韓

答韓侍郎書

李翺

還示於賢者汲汲唯公與不材耳此言取人得無太寬否灼然太寬夫又何疑此事汲汲如嗜欲之未得自以爲勝苟令君耳目所及書記所載未見其比何意忽然當一時而更有人也故具於後以當講學且自道無愧兼以爲戲耳如愚之於人但患識昏知不

足以察人爲累耳苟以爲賢則不要前人相知相見逢便見機巧有慧辨故身雖否塞而所進達者不爲少矣其鑒賞稱頌人初未甚信其後卒享盛名爲賢士者故陸歙州韋簡州皆是也好善太疾智識未情披勝於彼則因而進之或取文詞或以言論或以才行或以風標或以政術往往亦有不稱於前多矣不可以言其名然亦未嘗以爲悔也其中亦有痛與置力後因禮節不足或因盡言而詰之前人既非賢良遂反相毀損者亦有其人矣且龐士元云掾十失五猶得其半眞大賢之言也如鄙人無位于朝阨擢於

鄙人二字有位無位不可不辨

時栖栖惶惶奔走趑趄求食不暇自一千年來賢士尚汲汲孜孜引駕一作賢俊凡未見有如此此者也如朝飢求飧一作食如久曠思通如見妖麗而不得親然若使之有位於朝或如兄齊得志於時則天下當無屈人矣如或萬一有之若陸歙州韋簡州之比猶奔走在泥土則當引罪在已若狂若顛朝雖飢不及求飧一作饔雖久不敢思通見妖麗閉眼而不視視遷榮如鞭笞宮割之在躬夫又何一有榮字樂而得安然也不知此心自古已以一作來曾有人如是者否不知代有聖人肩排而生曾有一賢用心近於此者乎若

古或有之幸示其人如或無之柰何乃言唯公與不材耳如兄者頗亦好賢必須甚有文詞兼能附己順我之欲則孜孜汲汲無所愛惜引援之矣如或力不足則分食以食之無不至矣若有一賢人或不能然則將乞丐不暇安肯孜孜汲汲爲之先後此秦漢間尚俠行義之一豪俊耳與鄙人似同而其實不同也三五日前京尹從叔云某大官甚知重陸淳當時對云士所貴人知者謂名未聲則導一作道之家之貧則孤之知院甚矣其官之位日見天子足以進人矣開幕招賢士足以招賢矣而皆未及陸淳若如此之知與不知果同也若實知乃反不與不如不知也矣京尹不能對也大凡身當位得志於時慎閉口不可以言知人若知人而不能進未得志而氣怙體安不引臯在已若顛若狂與夫不知人者何以異也如離婁與瞽夫偕行而同墜溝中或以無目不見坑而墜或以心不在行憂思之病而墜所以墜則殊其所以爲墜則同也天下皆離婁也如瞽者鮮矣則其墜者離婁也心不在焉故也樂道此者蓋以自勵非欲刺乎富貴之人當爲再三讀之以代擊觶而歌焉再拜

上河陽李尚書書　杜牧

伏以三城所治兵精地要北鎖太行東塞黎陽在京河南指爲重輕自艱難以來儒生成名立功者蓋寡於前代是以壯健不學之徒不知儒術不識大體取其微効終敗大事不可一二悉數伏以尚書有才名惠望知經義儒術加以儉克好立功名今橫據要津重兵在手朝廷縉紳之士屈指延頸仰觀德政況聖王掀擢豪俊考校古今必還朝之後急於觀書已築七關取隴城緝爲郡縣命詩禮虜（集作今）親詩虜收其土田取其良馬爲耕戰之具西復涼州東取河朔平一天下不使不責不覩之徒敢自尊擅此實聖主之心事業已彰邸下明明無不知之伏自尚書樹立鍛鍊教訓揀擇法術尺寸取於古人若受指顧必立大功使天下後學之徒知成功立事非大儒知今古成敗者不能爲之復使儒生舒展胷臆得以誨導壯健不學之徒指蹤而使之今其心服正在今日牧多病早衰志在耕釣得一二郡資其湯退休以活骨肉亦能作爲歌詩以稱道盛德其餘息心亦已久矣下情日增瞻仰戀德之切牧恐悤悤再拜

上絳州上官司馬書　王勃

月日龍門百姓某謹再拜奉書于司馬上官公足下
蓋奉靈化出於窈冥帝圖寄於寰廓聖人生而萬物
睹太階平而四國會故曰有非常之后者必有非常
之臣有非常之臣者必有非常之績至今雷奔雨嘯
風前疑作旋電轉拾青紫於俯仰取公卿於朝夕雲臺
追漢南宮列元宰之圖霜戟羅門非關據名臣之第
嘗見之矣至若時非我與雄略頓於窮途道不吾行
高材屈於卑勢孔宣父之英達位未列於陪臣管公
明之傑秀名近終於郡屬有時無主賈生獻流涕之
書有志無時孟軻養浩然之氣則亦有焉豈非妙造
無端威衰止乎其域神期有待動靜牽乎所遇向使
太公失於周伯則煦亭之屠父韓信屈於蕭何則輸
門之餓隸又焉得鷹揚豹變吐納風雲者哉故曰知
與不知用與不用觀夫得失之際亦窮達之有數乎
其有邀時譽忘廉恥徇苟得設向背於朝廷立縱橫
於勢利舉三寸之舌屈辱豪門奉咫尺之書邊巡下
席皆自謂材足以動俗智足以濟時鍾鼎輝其顧盼
冠蓋生其談笑豈知夫四海君子攘袂而恥之乎五
尺微童所以固窮而不爲也此蓋莊子有言所以得
意而忘象得象而忘言語曰談何容易稱書不盡

言知談之不易而欲言之盡以是思之良可知矣下
官者康衢之賤耳嘗聞闕里之言頗桂平輿之目豈
不知塵形俗狀游水鏡而多慙抱鼓援鼙偶雷門而
自失而欲刻鵠飾鳧唐突扈餘（疑）者邪徒以登山泛
海應則高深執炬傳螢希增日月三奔九合下官聞
管仲之風千載一時君侯受鮑卿之託是以敢陳其
徑庭（一作挺）不然則秋風明月西江留獨往之因桂嶠
松嵓南山有不羣之地矧區區者而重高明之闊閱
君侯極天分構振壞樹而韜霞帶地疏源握珠胎而
冠月鱗軒羽殿瑤臺降澤卿相之榮鵷印蟬簪金社發

公侯之始青皐獨唳望鴻漸而翻霞丹穴高鳴對鵾
池而矯霧嚴助以賢良待詔未厭承明汲黯以方正
拾遺終榮臥理藩維克振既叅來暮之歌邦國不空
自有康沂之相加以雄材廣度散琬琰於胷懷逸氣
遒文運風霜於掌握迫青霄而搆舍烟霞之涯溪莫
尋振滄渤以流謙江漢之波瀾未惻耀靈桂於趙席
垂棘知歸辨羣籍於莊軒縣匏自記（一作託）賓階夕散
清河銷驥贊之虞虛榻晨披心（疑）禮得龍驅之地方
當翊賁宸極羽儀台屏豈徒偃仰州縣勞事藤庭而
已哉借如僕者言滿於鄉黨聲不出於堂閤東海

取樂於簞瓢南山畢志於文史飡花佩葉入蘭室而
談玄挹露攀霞坐松扃而嘯逸楊子雲之澹泊心竊
慕之嵇叔夜之逍遥真其好也未嘗露才揚已飾小
智以驚愚假勢憑時託中人而樹迹遍遊天下寒一作容
心於將相之門獨守太玄側身於名利之境嘗謂
奉琴卮於北牖咏詩禮於南陔坐商洛而折一作浙雲
英臨江湖而采烟液生願畢矣而屬鸞扃停逸頻虚
不次之階鶴板徵賢累發非常之詔天下有道吾豈
匏瓜承達人一顧之榮辱公卑再辟之禮平津侯之
博物終屈奉常賈大夫之才名猶逢灌況庸者而

可免於此乎君侯要津先據圖海盛於當時下官覆
賁方勤爲山始於今日雖陵深谷變終非入室之賓
而畫咏宵吟敢預升堂之列夫以幽明不測尺標見
天下之心巨維相傾寸管合義舒之度豈非道存斯
貴理在必亨霸器近發於輿歌皇圖不隔於芻議故
有榮枯絶等奉推轂而欣然年勢不侔受分庭而罔
愧風規可接惟君侯體之今古未殊則下官願矣常
恨霜松列澗萬尋無罣月之期露步滋山寸莖有梢
雲之望斯則聲實困於兼濟才位難於俱立況乎地
勢不足以詒俗容貌不足以動人遑遑數澤安足以

以相如為嫉

奉高明之吟唾也所冀繩階賤質附雲足而追蹤蚋序輕姿託霜毛而絕海委名勵已蛟鐔申獨斷之能偶跡當仁驪珠鮮闇投之思天衢可望指鵬程而志休巨壑難游伏龍門而一息死罪再拜

與京兆幕府書　劉蛻

漢武帝聞子虛賦初恨不與相如同時既而復喜其人之在世也若然者居蓬蒿而名聞於天子富貴固不足畏其來爵士固不足貪嗚呼有才如相如有窮則止於使者厄家初則甚貧嗚呼有才如相如有窮蛻知之矣子時武帝以四境為心中國耗弱爵士酬於謀臣金帛竭於戰士蛻念一篇之子虛固不能滅十夫之口食宜矣蛻也生值當時天下無事以文爭勝得居第一獨蛻居家甚困白身三十過於相如者蓋無人先舉子虛於天子今又不然使有聞之於今蕃翰大臣則甚人自不廢弃老死者也嗚呼時異矣事古矣相如之時雖遇天子不能致富貴于今之時遇蕃翰大臣則足以叙材耳伏惟執事以文學顯用士之得失無不經於心謂小子之言何如哉

獄中上陳後主書

夫人君者奉事上帝子愛下民省斂遠諂佞泰明
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被區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
酒色過度不虞郊廟之神專媚遙昏之鬼小人在側
宦豎弄權見忠直若仇讐視黎民如土芥宮女曳綺
繡廐馬食菽粟百姓離散轉尸蔽埜貨賄公行稱冤
載路損耗神怒民怨衆叛親離恐東南土氣自斯而盡矣

真忠烈之士

簡而痛值得一死

後主怒賜死

諫陳後主書

章華

昔高祖南平百越北誅虜世祖東定吳會西破王
琳高祖克復淮南開地千里三祖之時亦至勤矣陛
下即位于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
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祀七廟而不出拜妃嬪而臨
軒老臣宿將弃之少莽諂佞讒邪昇之朝廷令疆場
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易張臣見麋鹿復遊
姑蘇臺矣書奏即日斬之

元稹

論教本書憲宗元和四年

某年月日某官臣稹昧死再拜獻書皇帝陛下臣伏
見陛下降明詔修廢學增胄子選司成大哉堯之爲
君伯夷典禮夔教胄子之深旨也然而事有萬萬急
於此者臣敢昧死而言之臣聞諸賈生曰三代之君

仁且父者敎之然也誠哉是言且夫周成王人之中才也近管蔡則讒入右周召則義聞豈可謂天聰明哉然而克終於道者得不謂敎之然耶始其爲太子也未生胎敎既生保敎太公爲之師周公爲之傅召公爲之保伯禽唐叔與之游禮樂詩書爲之習（一作亂）目不得閱淫豔妖誘之色耳不得奉優笑陵亂之聲口不得習慘（一作操）慢擊搏之書居不得近容頓陰邪之黨游不得恣（一作縱）意追禽戮（一作逐）獸之樂玩不得有遐異僻絕之珍凡此數者非謂備之於前而不爲也將不得見而爲之矣及其長而爲君也血氣既定游習既成雖有放心快已之事日陳於前固不能奪已成之習已定之心矣則彼忠直道惠之言固吾之所習聲也陳之者有以諭焉回佹庸違（一作庸佹違）道之說固吾之所積懇也諳之者有以辨焉人之情莫不欽耀其所能而黨其所近苟將得志則必快其所蘊矣物之性亦然是以魚得水而游焉駕而走鳥乘風而翔火得薪而熾此皆物之快其所蘊也今夫成王所蘊道德也所近聖賢也是以舉其近則周公左而召公右伯禽魯而太公齊快其蘊則興禮樂而朝諸矣措刑罰而美教化教之至也可不爲（一作謂）信然哉

及夫秦則不然滅先王之學曰將以愚天下黜師保之位曰將以明君臣胡亥之生也詩書不得門聖賢不得近彼趙高者詐宦之戮人也而得之以殘忍戕賦之術且曰恣睢天下以爲貴莫見其面以爲尊是以天下之人未盡愚而胡亥固已不能分馬鹿矣趙高之成攝天下而胡亥固已自幽于深宮矣彼李斯者秦之寵丞相也因一作困讒冤奴無所自明而況于疎遠之臣庶乎若此一作則秦之亡有以致之也漢高承之以兵車漢文守之以廉謹卒不能蘇復大訓是以景武昭宣天資一作質甚美纔可以免禍亂哀平之間雖未能盡革弊然而惠帝廢易之際衛翼以勝其邪心是後有國之君議教化者莫不以興廉舉教設學崇儒爲意曾不知教化之不行自貴者始賢其貴者教其賤者母乃降于倒置乎洎我太宗文皇帝之在藩邸以至于爲太子也選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游習即位之後雖游宴飲食之間若十八一作四三人者實在其中上失無不言下情無不達不三四年而名高盛古豈一日二日而致是乎游習之之漸也貞觀以還師傅之官皆宰相兼領其餘官寮之選亦甚重焉馬周以位一作高恨不得爲司議郎此其驗

貽謀至此

守成第六

也文皇之後漸疎之至于母后臨朝剪弃王族
（一作宗）（一作當中屢三聖危難（一作勞難）之際雖有骨鯁敢言之
士既不得在朝護保安全之臧終不能措一吐（一作扶）備之
一詞而令醫匠胡安金藏剖腹以明之豈不大哀哉
兵興已來益弊尤甚師資保傅之官非疾廢托疏不
任事者爲之即休戎罷帥不知書者處之至于友諭
贊導之徒疎冗散賤之士甚者縉紳趨之夫以匹夫
之愛其子者猶求明哲慈惠之師以教之而諒多聞
之友以成之豈天下之元子（一作良）而可以疾廢託疏
不知書者爲之師疎冗散賤不通明者爲之友乎此

何足及上（一作不及古）之甚也近制宮寮之外往往以
沉滯之老儒充侍書侍讀之選而又疎弃斥遠之越
月踰時不得召見彼又安能傳成道德而保養其躬
哉臣以爲積此弊者豈不以皇天眷佑我唐德以
舜繼舜以堯繼堯傳陛下十一聖矣莫不生而神明
長而仁聖以是爲屑屑習像者故不之省耳臣獨以
爲於列聖之謀則可也計無窮之業以傳後嗣則不
可脫或萬代之後有若周成王中才者而又生于深
宮優笑之間無周召保助之教則將不能知喜怒哀
樂之所自矣況稼穡之艱難乎今陛下以上聖之資

肇臨海內是天下人（一作之人）傾耳注目（一作心）之日也特願陛下思成王訓導之功念文皇游習之漸選重師保慎擇（一作簡）明達機務者爲之更進迭見日就月將因令皇太子消諸生定齒胄講業之儀行嚴師問道之禮至德要道以成之撤膳記過以警之血氣未定則輟禽色之娛以就學聖質既備則資游習之善以弘慝此所謂一人（一作有）元良萬邦以貞之化也豈直修廢學選司成而足倫匹其盛哉又俾則（一作知）百王莫不幼同師長同術識君道之素定知天倫之自然然後選用賢良樹爲藩屏出則有晉鄭魯衛之盛入則有東牟朱虛之強蓋所謂宗子維城犬牙盤石之勢也又豈與夫魏晉以降因賤其兄弟而自翦其本枝者可同年而語哉（一作乎）微臣竊不自揆忍爲陛下永建無窮之長算輒敢冒昧殊死而言之

與王僧辯書

徐陵

太清六年六月五日孤子徐君（君疑是古人自稱如王績書中亦作王君）頓首頓首者雲師火帝非無戰陣（一作伐）之風堯誓湯征咸用干戈之道至于搖山蕩海驅電乘雷礪厥兇渠無虧皇極若夏鍾夷羿周厄犬戎漢委珠囊秦亡寶

鏡然則皆誉之矣未有膺龍圖以建國御鳳邸以承家二后欽明三靈交泰而天崩地折妖寇横行者也自古銅頭鉄額興暴呈年檮杌窮奇流災中國王爾石勒吞噬關河綠林青犢之羣黑山白馬之衆校彼兵荒無聞前史八王故事曾未混淆九州春秋非去禍亂我皇受命中興光宅天下泰寧璡璡安敢執鞭建武栖栖何其扶戴柳又聞之陶唐既作天歸鳥啄之臣豐鼎將興特挺鷹揚之佐明公量包金鉉神表玉璜儼袞欽才平楮佇惠固以留連管樂惆悵風雲濡足維時投竿斯在去歲兒徒不騁言次巴丘鼓聲

聞一柱之臺烽火照三休之殿公則懸麾羽扇猶對投壺戎羯咸犇鯨鯢俱剪樓船萬軸還繫昆明胡馬千羣皆輸長樂于是乎夏首西浮雲行電邁彭波東匯谷靜山空扼鵲尾而據王畿登牛頭而掃天闕漸臺僞帥仍傳首於帝京鄙塢元兇咸剸腸於軍市青羌赤狄同畀豺狼胡服夷言咸爲京觀公園陵盡拜忠貫長沙神主咸安勳踰高密重以秦宮既獲魯殿猶存闕綠步於應門開青槐於武庫長安五陵之族剸杜六遷之民襁負而歸都壅斯滿鬻脂藏脯遊騎繫鍾故市新城飛蓬華屋東荒舊宅人識桑榆南頓

荒田家分禾黍。豈以鄉名穀熟。邑踊禾興而已哉。若夫卦起龍文書因鳥跡劬勞王室大拯生民自開闢以來未之有也雖十六才子明允篤誠八百諸侯專心同德中宗佐命俱畫丹青光武功臣皆懸星象棧道木閣田單之泰翦齊縮璽將兵周勃之扶强漢壞蟲之比黃鵠轍鮒之仰河宗未足云也孤子階（一作實）緣多幸叨簉皇華鄉國屯危公私燋迫邳彤（彤彤異音漢書作形）之切長亂心胷徐庶慮之祈終無開允既而屏居空館多歷歲時羈犯幽祗弭當勤滅何圖釁咎災極蒼旻號慕煩寃肝腸屠碎殞酷痛柰何無狀柰何惟桑與梓翻若天涯杖栢栽松悠然長絕明明日月號叫無聞滓滓宇宙容身何所窮劇柰何自泰膺嘉聘仍屬亂離上下年尊偏嬰此酷昔人迎門請益恒懷廢寢之憂當挽輿親猶有危途之懼況乎逆寇崩騰京師播越輿居動止長隔山河朝夕饘餬誰經心眼程慶不繼原粟何資瞻望風雲朝夕嗚咽固乃遊魂已謝非復全生餘息空留非爲全死同氷魚之不絕猶蠭蟲之猶蘇良可哀也自東都紹漢南亳興殷修好徵兵彌留星琯韓宣范武方駕連鑣蘇秦張儀朱輪華轂而孤子三危是擯四罪同科聽別焉而

長號杖歸旃而永慟王稽反命既無託乘之恩檄舉
相逢誰爲班荆之位昔人違齊處魯時降徵求亡晉
奔秦猶蒙招請問管寧於遼左追王朗於浙東並物
譽時賢卿門公族懸須應務深挾情祈斯豈庸賤之
儔邪非餘生之敢望也但預在輶軒誠爲過誤珪璋
特達通聘河陽貂珥雍容尋盟漳水差有黃門啓封
非無青紙詔書郡將州司郊迎負弩鄉亭里候飾館
陳兵豈是復介而奔齊寧竊妻而逃晉已焉哉羌
一作差難得而言也漢之谷吉捐軀者幾人楚之申胥
埋蒐者何極孤子何所歎焉但願伏苫廬徒延光晷
夫以啁噍蕪雀躑躅鳴鵾含識懷靈未有其痛且夫
曾一作曾耕雨雪猶尚悲歌蘇使幽囚無馳殺哽噎公
履忠弘孝冠冕縉紳化感烟雲量標海岳行廉仲月
王政無塞疑分穀高年仁風斯遠固以衣纓仰訓黎
庶投懷今日憔惶彌布洪澤雖復孤骸不返方爲漠
漢一作非之塵營魄知歸終結江南之屮孤子徐君頓
首

梁貞陽侯重與裴之橫書　徐陵

張佛奴昨還得告知二十九日書覽以增慨昔桓公
始反管仲親射其車重初還呂卻終焚其室頃家

國多忠頻遘閔內前事不忘便爲龜兆所以皇齊大惠禮秩兼常威武紛紜洪恩汪濊況復旌旗照日鼓吹從風文物俱華羽衛相屬書契已來斯未有也卿天監之始門官有成承聖之初身名俱泰正應勤王効命訓二后之恩憂國如家報三靈之寵何有方規異志苟樹童蒙阻地險於長川忘天討之應及祇昔黍蕃維非無遊士平原之館乃乏如雒田文之家差有彈鋏雖復李廣麾下莫不封侯衛青故人多懷彼此豈可文辭簡絕禮等平交披封伸紙益多歎異相鼠無儀表詩人之作茅鴟剡傲彰魯史之文宿昔相期不應如此衆軍即便頓江關相見在近不復多及

蕭淵明頓首再拜

答諸求官人書　徐陵

自古有（一無有字）吏部尚書者品藻人倫簡其才能尋其門胄逐其少多（一作小大）量其官爵但古來數千年非無明時也非無明主也自有才用雖美階級不通門戶雖高官資殊屈若斯人者其例甚多請問諸君此是何義夫一千錢一斛米之多少猶關相祿況復皇朝官爵理係玄天內典謂之爲業外書稱之爲命五行有驛馬之言六甲有官鬼之說必令驛馬時發官鬼時

賤剝得官貴不值一錢

亦辭小人之法

射身所望階榮便當果遂如其不爾決是難諧豈可改尚書作官鬼驅老僕爲驛馬耶若見問尚書何不分判用與不用許與不許僕答云君非屈滯豈可相期決言應果若今驛馬差爽便是乖信此關君命僕何以相荅耶若朝散之流行止之屬門戶相似人才不殊選家其酌無能爲爾若陟大位清官悉由玄命夫人君實用並是前緣故宋文帝云人一有世字豈無運命每有好官缺輒憶羊玄保梁武帝云世間人言有目色我特不目色范悛自此而論豈非前業且世諺云圖官在荒年梁孝元帝承侯景之凶荒王太尉接荆州之禍敗爾時喪亂無復典章故使官方窮此紛雜白紹泰太平及永定中一作定之時聖朝少創爾時州州自帝郡郡稱王天下干戈一作干戈未息尚無條序兼以府庫空虛賞賜懸乏白銀之實難得黃紙一作札一作之板易營假以官榮一作權代於錢絹義在一存一作撫綏無計多少又有非舊非勳非地非才託節將而求官因時人以買位賣官既賤皆爲清顯故一作致令員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參軍市中無數四軍五校車載斗量豈是朝章應其如此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士上體成王之風太傅弘周公之德西戎北狄

異我王威時既清矣時既平矣何可猶作亂世意而見非分之官耶一作何可猶作舊意非理望也凡人所以稱屈滯者身已不無才能官又不及父祖既是明時可以於邑所見諸君多踰本分猶言太屈未踰高懷若閤梁朝朱領軍一作伯異等並一作亦為卿相此不踰其本分邪此天子所用一作此是非關選序舊章秦有車府令趙高直為一作天子所拔至作承相漢有高廟令田千秋亦為丞相此復可為例邪僕七十之歲朝思夕計並願與諸賢為眞善知識曾無嫌隙差可周旋非欲令君作此怨訴但既忝衡流應須粉墨庶其允當無負朝寄耳去年疾患亦餘氣息不能相答道作此書所望諸賢深明鄙意徐君白

上權侍郎書　獨孤郁

貞元十三年八月日獨孤郁謹上書于舍人三兄閣下郁以世舊遂獲謁敘故人大賢之遇郁也亦不以常交言之際眷意甚露郁頴頴鑿壞三年無聲擢頸折羽而不喜者非失意之謂非尤人之謂蓋將因事自罪而不喜也借如豫章生于擁腫小木之中樵蘇見之亦以嗟矣一有不嗟則必自與擁腫者亦不多遠也珠璣混於礫石之中童子弄之亦以驚矣一有

不驚則必自與礫石者亦不多遠也鎖邪臥于鉛鈍之下（一作中）良工睹之固亦知矣一有不知則必自與鉛鈍者亦不多遠也毛嬙後於宿瘤而行有目者睹之固即分矣一有不分則必自與宿瘤者亦不多遠也苟與乎擁腫礫石鉛鈍宿瘤果無殊異則不能移凡眼所擇況遇者（一作迷乎）良工巧冶有識（一有者字）之目哉今禮部侍郎之目固亦國之良工巧冶有識者之目也於中再擇再不中是直（一作眞）已爲擁腫礫石鉛鈍宿瘤矣何止與其不遠哉此所以因事自罪而不喜也或諭之曰今（一有子字）之道尚光子之所以不振者晦

遏（一作遇）也子之道豐蔀也子且眞有峥天之材而隱植之有照乘之珍而窖櫝之有切玉之利而謹捩（如招切）劍衣也之有傾都之豔而深帷之雖使離婁左執光而右拭背追而亦不能知子（一無子字）矣子何不移植露光披鋒示貌使識者睹之（一有而駭之字）彼之所誨固亦郁所不能焉已必不材也必不寶也必不利也必不能有識者之目是自揚其短也已必不妹也且遍遏於有識者之目是自揚其短也已必材也必寶也必利也必妹也雖小示其光鋒幹貌於一人驚我亦已多矣所不驚者是子（一作予）四事果不足異於族凡也郁病直拙獨大賢於郁分妹尚不

能以亟況悠悠者歟郁常行乎時輩之間多酌其言
語善者歸者而自減盈消息其言（一作吉）稍有可驚不
敢不於許言者言之今之後學者或歎曰吁後學何
（一作來）鳥乎所歸哉此且非宜長者所當聞也亦非宜長
者所不當聞也今朝廷先達病在不能公也或能公
而不能甚（一作為）力也覽其文則賁美積（一作稱）嗟無不至
也其間善惡輕重進退則心以別矣此其所以為不
能公也鮮有知其必善而風鼓之不啻若自其口出
此其所以為公不能甚力致使遑遑之倫其下才者
亦曰今夫在位者其無公歟其無心歟有一善未嘗

肯稱也意曰非我事也又慮與之談者不與我箝愛
也（一無也）是使諸子竊竊然自以無聞為不辱（一作忤）遂
相與擇捷趨邪紛屯於主司之跡親者苟能致譽則
不詰其所以致譽者之賢不肖而曹趨之矣此實今
之躁進苟得之風也在朝廷大賢主而名之驅而此
之於其善者扶之搖（一作持）之使四方學士知鄉方焉（一作
一人曰非我事也十人曰非我事也舉朝廷皆曰非
我事也苟非我事則無所不非我事則無所不非天地之間毋乃已寂寥乎昔孔

子餘詩書禮樂以化齊爺子而至天下使孔子亦曰非我事也則今者安盡眷夫七十子之賢詩書禮樂之盛七十子亦曰非我事也又孰爲播孔子之聖如此其大乎今文亦如是朝廷先達亦如是後之達者亦如是若不相播則人文體義知已復往之道不幾乎息乎郁不肖辱承大賢之心深矣非又敢以假喻自薦也意欲以大賢擇衆賢如七十子之徒是亦方孔子於大賢也何如不宣郁再拜

與李郎書 徐陵

藉甚清徽嘗懷虛眷山川緬邈河渭像於經星顧望

風流長安遠於期日青要一作夔詩四月秀葽漢書禮樂志葽少葽皆少也淮南子青女降霜疑用此章戒節白露爲霜君子惟宜福履多愈雍容廊廟獻納便繁一作蕃留使催書駐馬成檄車騎將軍賓客盈座丞相長史瞻對有勞脫惠箋縕慰其翹想吾栖遲茂陵之下臥病漳水之濱迫以嵫嶮難爲砭藥平生壯意竊愛篇章忽覿高文載懷勞竹此後殿儀同至止王人授館用阻班荊常在公筵敬析名作獲殷公所借陪駕繞南閣入重陽閣一作詩及荊州大乘寺宜陽石像碑四首鏗鏘並奏能驚趙鞅之鬼輝煥相華時瞬安豐之眼山澤曖靄松竹參差若見

三峻之峰依然四皓之廟井泉函簿盡一作倫在清文
扶風輦路悉陳華簡昔魏武虛帳韓王故臺自古文
人皆爲詞賦未有登茲舊閣歎茲幽宮標句清新發
言哀斷豈止悲聞帝感泣望羊碑一詠謝梁之言便
掩盈懷之淚至如披文相質意致縱橫才壯風雲義
深淵海方今二乘斯悟同名化城一作誠六道知歸皆
踰大一作火宅宜陽縣名之作特會幽衿所睹黃絹之詞
彌懷白雲之頌但恨賒遠二字一作耆闍遠嶽壇待高峯開上
羅浮康公懸溜不獲銘茲雅頌耀彼幽岩循環疑闕二字
用忘飢渴握之不置恒如趙璧玩之不足同於玉枕

京師長者婦事才人爭造蓬門請觀高製軒車滿路
如看太學之碑街巷相填無異華陰之市但豐城雨
劒尚不阻來韓子雙環必希皆見莫不以好龍無別
木雁可噪載望瓊瑤因乏行李金風已勁玉質宜調
書不盡言但聳爻繫陵頓首

答貞半千書

駱賓王

張評事至止辱所惠詩乃書把玩無厭暫如有叙上
言離恨下敍交情篤以猛風乾蘇之談弘以驟雨濕
薪之喻雖開義則死道有於起予而擬人則失事均
乎翫物借如誠說蓋足下之不知言倘或齟齬豈吾

貞白公試表恕不能受此規

人之仰望矣夫鯤之爲魚也潛碧海泳滄瀛沉鰓於渤澥（一作海）之中掉尾乎風濤之下而濠魚莫能自以爲可得而齊焉鵬之爲鳥也刷毛羽恣飲啄戢翼於天地之間宛頸乎江海之畔而雙鴻隻（一作乘）鳧以爲可得而亵焉及其化羽垂天搏風九萬搖翼一（一作鱗）舉橫海擊水三千寧假力於檜榆在藻（一作寧肯借翰于檜榆假力於藻）資汀滸（一作江濱）洎流之水依窟（一作堀）埜揚塵之風哉故張子房之達人也擊水搏風之適焉朱買臣之屈已也戢翼沉鰓之致焉足下雅得古人之致不之先賢之適自守庄筌無嬰魏網亦寧不知在藻檜榆之

力非擊水搏風之助哉而詞旨勤勤深所未諭盍言爾志豈若是乎夫人生（一作百）百年物理千變名利寵辱之情立矣愛憎毀譽之迹生焉其道在則尊德成而上幽貞爲虛白之室靜默爲太玄之門知斯旨矣是儻來之物悟榮貴（一作非）非作力所致苟斯道不隆（一作墜）於衆多之中斷所以揚來徘徊於畎畝（一作畝）亦何患無成而圖佐倖於權重之交養聲利（一作譽）於隋珠（一作侯）窮途嘆乎露往霜來歲華不滯山高河廣雖意難特桂樹寒花公子去而志返松岩春草產孫遊而不歸去矣負牛遠離隔矣音塵不嗣情甚（一作勞）矣巽客

藏谷靜深姝矣惠而好我無容爾音

答皇甫湜書

辱書覽所寄文章詞高理直歡悅無量有足發予者自別足下來僕口不曾言文非不好也言無所益泉亦未信祇足以招謗忤物於道無明故不言也僕到越中得一宮三年矣行能寡薄（一作材薄）（無甚薄）澤不被物月費官錢自度終無補（益字）於時累求罷去尚未得以爲愧僕性不解諂佞生（復作）不能曲事權貴以故不得齒于士林而足下亦抱屈在外故畧有所說凡古賢聖得位於時道行天下皆不著書以其事業有制度

足以自見故也其著書者蓋道德充積阨摧於時身卑處下澤不潤物耻灰泯而燼滅又無聖人爲之發明故假空言是非一代以傳無窮而自光耀於後故或往往有著書者僕近寫得唐書史官才薄言詞鄙淺不足以發揚高祖太宗列聖明德使後之觀者文移不及周漢之書僕以爲西漢十一帝高祖起布衣定天下豁達大度東漢所不及其餘唯文宣二帝爲優自惠景以下亦不皆明於東漢明章兩帝而前漢事跡灼然傳在人口者以司馬遷班固叙述高簡之工故學者悅而昌焉其讀之詳也足下讀范曄漢書

陳壽三國志王隱晉書生熟何如左丘明司馬遷班
固書之溫習哉故溫習者事跡彰而筆讀書者事跡
晦讀之踈數在詞之高下理必然也唐有天下聖明
繼於周漢而史官叙事曾不如范曄陳壽所爲況足
擬望左丘明司馬遷班固之文哉僕所以爲耻當茲
得於時者雖負作者之材其道既能被物則不肯著
書矣僕竊不自度無位於朝幸有餘暇而詞句足以
稱揚明盛紀一代功臣賢士行迹灼然可傳于後代
自以爲能不滅者不敢爲讓敢欲筆削國史成不刊
之書用仲尼褒貶之心取吾子公是公非以爲本羣

靈之所爲爲非者僕未必以爲非使僕書成而傳則
有富貴而功德不著者未必聲名于後貧賤而道德
全者未必不炳赫於無窮韓退之所謂誅奸諛於既
死發潛德之幽光是翳心也僕文彩雖不足以希左
丘明司馬子長足下視僕叙高愍女楊烈婦豈盡出
班孟堅蔡伯喈之下耶仲尼有言不有博奕者乎爲
之猶賢乎已僕所爲雖無益於人比之博奕猶爲勝
也足下以爲何如哉古之賢聖當仁不讓於師仲尼
則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又曰余欲無言天何言
哉孟軻則曰余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安能使

寺不遇我司馬遷則曰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以俟後聖人君子僕之不讓亦非大過也幸毋怪鄙再拜

與元九書

白居易

某月日居易白微之足下自足下謫江陵至于今凡枉贈答詩近百篇每詩來或厚序或厚書冠于卷首皆所以陳古今歌詩之義且自序爲文因緣與年月之遠近也僕既愛足下詩又諭足下此意常欲承答來旨粗論諷詩大端并自述爲文之意總爲一書致足下前累歲已來率故少暇間有一作苦容隙或欲爲之又自思所陳亦無出足下之見臨紙復罷者數四

卒不能成就其志以至于今今俟罪潯陽除盥櫛食寢外無餘事因覽足下去通州日所留新舊文二十六軸開卷得意忽如面會心所蓄者便欲快言往往自疑不知相去萬里也既而憤悱之氣思有所洩遂追就前志勉爲此書足下幸試留志爲僕一作試爲僕留意

二省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經言詩又首之何者聖人感人心而天地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

莫即時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輩見皆誦之上其實未窺作者之域耳自登朝來年齒漸長

閒事漸多。嘗與人言多。諭一作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
理道始知文章合爲時而著詩合爲事而作是時
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屢降璽書訪人急病僕當
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諫官手請諫紙啓奏之外有可
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於指言者輒詠詩之欲
稍稍進聞於上上以廣宸聰副憂勤以酧恩奬寔
言責下以復吾平生之志豈圖志未就而悔已生言
未聞而謗已成矣又請僕爲左右終言之先聞僕賀雨
詩而衆言籍籍已謂非宜矣聞僕哭孔戡詩衆面脈
脈盡不悅矣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

死知亦不
何少

矣聞登樂遊園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
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大率如此不可徧舉
不相與者號爲沽名號爲詆訐號爲訕謗苟相與者
則如牛僧孺之戒焉乃至骨肉妻奴皆以我爲非也
其不我非者舉世不過三兩人有鄭紡者見僕詩而
喜亡何而紡死有唐衢者見僕詩而泣未幾而衢死
其餘則足下足下又十年來一無困踬若此嗚呼豈
六義四始之風天將破壞不可支持邪抑又不知天
之意不欲使下人之病苦聞于上邪不然何有志於
詩者不利若此之甚也然僕又自思關東一男子耳

除讀書屬文之外其它懵然無知乃至書畫基博可以接羣屈之懽者一無通曉即其愚拙可知矣初應進士時中朝無綰麻之親達官無半面之舊策蹇步於利足之途張空拳於戰文之場十年之間三登科第名入衆耳足升清貫出交賢俊入侍晁旒始得名於文章終得罪於文章亦其宜也日者又參親友間說禮部舉選人多以僕私試賦判傳爲準的其餘詩句亦往往在人口中僕忽然自愧不知信也及再來長安又聳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它妓哉由是增價又足下

書云到通州日見江館柱間有題僕詩者復何人哉又昨過漢南日適遇主人集衆娛樂它賓諸妓見僕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王耳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僕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每有人咏僕詩者此誠雕篆一作虫之戲不足爲多然今時俗所重正在此耳雖然賢如淵雲者前輩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於其間哉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以多取僕是何者竊時之名已多既竊時名又欲竊時之富貴使已爲造物者肯兼與之乎今之速窮理固然也況詩

人多蹇如陳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遺而連剝至死李白孟浩然輩不及一命窮悴終身近日孟郊六十終試協律張籍五十未離一太祝彼何人哉彼何人哉況僕之才又不逮彼今雖謫佐遠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萬寒有衣飢有食終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謂不負白氏之子矣微之微之勿念我哉僕數月來檢討囊篋中得新舊詩各以類分分爲卷目自拾遺來凡所適所感關於美刺興比者又自武德訖元和因事立題題爲新樂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謂之諷詩又或遐公獨處或移病閒居知足保和吟翫情性者一百首謂之閒適詩又有事務牽于外情性動於內隨感而形於歎咏者又一百首謂之感傷詩又有五言七言長句短句自二韻至百韻者一作一百韻四至兩韻者百餘首謂之雜律詩凡一十五卷約八百首異時相見當盡致於執事微之古人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僕雖不肖嘗師此語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時時之來也爲雲龍爲風鵬勃然突然陳其力以出時之不來也爲霧豹爲冥鴻寂兮寥兮奉身而退進退出處何往而不自得哉故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終始之則爲道言而發明之則爲詩謂之

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意也故覽
僕詩者知僕之道焉其餘雜律詩或諷於一時一物
發於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但以親用合
散之際取其釋恨佐懽今詮次之間未能刪去它時
有爲我編集斯文者畧之可也微之夫貴耳賤目榮
古陋今人之大情也僕不能遠徵古舊如近歲韋蘇
州歌行才麗之外頗近興諷其五言詩又高雅言談
自成一家之體今之秉筆者誰能及之然當蘇州在
時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後然人貴之今僕之詩人
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已下耳時之所重

僕之所輕至于諷諭者意激而言質閒適者思淡而
詞迂以質合迂宜人之不愛也今所愛者並世而生
獨足下耳然千百年後安知復無足下者出而知愛
我詩哉故自八九年來與足下小通則以詩相戒小
窮則以詩相勉索居則以詩相慰同處則以詩相娛
知吾罪吾率以詩也如今年春遊城南時與足下馬
上相戲因各誦新豔小律不雜它篇自皇子陂歸至
昭國里迭吟遍唱不絕聲者二十里餘樊李在傍無
所措口知我者以爲詩仙不知我者以爲詩魔何則
勞心靈役聲氣運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

馬上吟詩
亦快

亦通小令
亦趣

同人當美景或花時宴罷或月夜酒酣一咏一吟不
知老之將至雖驂鸞翔鶴遊蓬瀛者之適無以加於此
焉又非仙而何微之微之此吾所以與足下外形骸
脫蹤跡傲軒冕輕人寰者又以此也當此之時足下
與有餘力且與僕悉索還往中詩取其尤長者如張
十八古樂府李二十新歌行盧楊二秘書律詩竇七
元八絕句博搜精掇編而次之號曰元白往還詩集
衆君子得擬議於此者莫不踴躍欣喜以爲盛事嗟
乎言未終而足下左轉不數月僕又繼行心期索然
何日成就又可爲之嘆息矣又僕常語足下凡人爲

老冗長爲少年者所當然吳苑洛城相去二千里
捨此何以啓齒而解顧哉嗟乎微之先我去矣詩敵
之勍者非夢得而誰前後相償一作彼此非一彼雖
無虛可擊此亦非利不行但止交綏未嘗失律然得
雋之句警策之篇多因彼此唱和中得之它人未嘗
能發也所以輒自愛重今復編而次焉以附前集合
成三卷題此卷爲下遷前下爲申命曰劉白吳洛寄
和卷自太和六年冬逆夢得之任之作始居易類前

牧白莊先輩足下凡爲文以意爲主以氣爲輔以辭

杜牧

答莊充書

求序者可致已矣

彩章句爲之兵衛未有主强盛而輔不飄逸者兵衛不華赫而莊整者四者高下圓折步驟隨王所指如鳥隨鳳魚隨龍師衆隨湯武騰天潛泉橫裂天下無不如意苟意不先立以文彩辭句繞前捧後是言一作愈多而理愈亂如入闉闉紛然莫知其誰暮散詞而已是以意全勝者辭愈朴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是意莊遣詞詞不能成意大抵爲文之旨如此觀足下所爲文百餘篇寔先意氣而後辭句慕古而尚仁義者苟爲之不已資以學問則古作者不爲難到今以某無可取欲命以爲序承當厚意

惕息不安復觀自古序其文者皆後世宗師其人而爲之詩書春秋左氏已降百家之說皆是也古者其身不遇於世寄志於言求言遇於後世也自兩漢以來富貴者千百自今觀之聲勢光明就若焉遲相如賈誼劉向揚雄之徒斯人也豈求知於當世哉故親見揚子雲著書欲取覆醬誠雄當其時亦未嘗自有誇目況今與足下並生今世欲序足下未已之文此固不可也苟有志古人不難到勉之而已牧再拜

與李山論詩書

司空圖

文之難而詩之難尤難而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爲

詩尚知味亦劍、

辨於味而後可以言詩也江嶺之南凡足資於適口者若醯醢非不酸也止於酸而已爲鹺非不鹹也止於鹹而已草之人以充飢而遽輟者知其鹹酸之外醇美有所乏耳彼江嶺之人習之而不辨也宜哉詩貫六義則諷諭抑揚淳書淵雅皆在其中矣然直署所得以格自奇前輩編集亦不專工於此矧其下者耶王右丞韋蘇州澄澹精緻格在其中豈妨于道學哉賈閬仙誠有警句然視其全篇意思殊餒大抵嚼於蹇一作寒澀方可致一作置才亦爲體之不備也矧其下者哉噫近而不浮遠而不盡然後可以言韻外之致

耳愚幼一作孺嘗自負既又而愈覺缺然然留於早春則有步嫩侵沙短一作永輕着雨消又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時天上句云隔谷見雞犬山笛接楚旧夢無慘又夜短猿悲減風和鵲喜靈此二句集本在方響夜深舡之下得於山中則有坡蜜集作戍鼓和潮聲晚烟和楚色秋暗舡燈照鳥幽又曲塘春盡雨方響夜深船得於塞下則有馬色經寒慘鵰聲帶晚飢得於衰亂則有驊騮思故第鸚鵡失佳人又鯨鯢入海洄魑魅林高得於道宮則有碁聲華院閉幡影石壇幽

入語

得於夏景則有地凉清崔夢林靜蕭僧儀得於佛寺則有松日明金像苔龍響木魚又解吟僧亦俗愛舞崔終卑得於郊園則有煖景鷄聲美微風蝶影繁一作還集本文粹並無此二句又遠陂春早滲猶有水禽飛上句云綠樹連村暗無黃花得於樂府則有晚妝留拜月春睡更生香得麥稀得於宋寥則有孤螢入空堂一作出巢荒池落葉穿破屋得於愜適則有客來當意愜花發遇歌成雖庶幾不濱于淺涸亦未廢作者之譏訶也又七言云逃難人多奔隙地放生鹿大出寒林又得劒更勝添健僕亡書有似失良朋又孤嶼池痕春漲滿小闌花韵午晴初又

劍僕書服亦自

五更惆悵回孤枕猶自殘燈照落花上句云故國春歸未有涯小闌高檻別人家又殷勤元日日歇午又明年上句云甲子今重數生涯只自憐亦不拘於一槩也且絕句之作本於詣極俾終古不能加我耳入字集作此外千變萬狀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豈容易哉足下之詩時輩固有難色倘復以全美爲工即知味外之旨矣勉哉司空表聖再拜

諫曹仁師出軍書

陳子昂

臣伏見詔書發懷遠軍令鄆將曹仁師部一作訊勒以征匈醜臣聞百之天子方建大禮必先振兵釋旅以告成功故漢孝武皇帝將封禪方徵精幸十萬北巡

異校精切匠然作手

朔方畧地而還此蓋遵古先哲王之禮也今神皇陛下應天受籙將欲郊祭天地巡拜河洛建明堂朝萬國斯蓋古之盛禮也誠合式遵舊典耀武塞上畢境而還恐曹仁師未識典禮肆兵長驅窮極砂磧不恤士馬專以務得爲利不以全兵爲上今朝廷百僚雖有疑者無敢言之臣誠遐昧不識忌諱曾參事君之道所貴盡心心以爲非安可不言臣料仁師到雲內城發兵之日合至九月初到突利城廻兵之日合至十月初胡地隆冬少枯泉涸南中士馬不耐郊寒計仁師所將之馬從靈州常所發之處却廻到雲內城已行四千餘里雲內城中又先未支度馬既疲瘦經冬無粟以臣愚筭十不存五紫蒙之軍類例相似且仁師此行計遲發速至于應會不甚精備以臣計料恐未成功脫若功未克成士馬先喪盡中土求市卒又難得且自古與匈奴戰非士馬相資不可臣恐馬既虛用致盡賊又寇遠未平但慮後之謀臣悔於今事且古來絕漠多喪士馬非臣抑　疑度輒陳聞昔漢室以衛青出塞是時漢馬三十萬匹旋師之日馬唯餘四萬十四年不得事匈奴蓋由此也臣願陛下考驗前古收臣愚誠望與三公大臣審更詳議

諫雅州討生羌書

將仕郎守麟臺正字臣陳子昂昧死上言臣聞道路云云國家欲開蜀山自雅州道入討生羌因以襲擊吐蕃執事者不審圖其利害遂發梁鳳巴蜒兵以徇之臣愚以爲西蜀之禍自此結矣臣聞亂生必由怨起雅州邊羌自有國已來未嘗一日爲盜今且無罪受戮其怨必甚怨甚懼誅必蜂駭西山西山盜起則蜀之邊邑不得不連兵備守兵久不解則蜀之禍構矣昔後漢末西京喪敗蓋由此諸羌此一事也且臣聞吐蕃桀黠之虜君長相信而多奸謀自敢抗天誅

西漢有此轉折

讓桑梓更切

爾來向二十餘載大戰則大勝小戰則小勝未嘗敗一隊亡一矢國家往以薛仁貴郭待封爲疏武之將屠十萬衆於大非之川一甲不歸一作又以李敬玄劉審禮爲廊廟之宰一作器辱十八萬衆於青海之澤身爲囚虜是時精甲勇士勢如雷雲然竟不能擒一戎酋一醜至今而關隴爲空今乃欲以李處一爲將驅顦顇之兵將襲吐蕃臣竊憂之而爲此虜所笑此二事也且夫事有求利而得害者則蜀昔時不通中國秦惠王欲帝天下而并諸侯以爲不兼資不取蜀勢未可舉乃用張儀計飾美女謫金牛因間以啖蜀

侯蜀侯果貪其利使五丁力士鑿山通谷棧褒斜置道於秦自是險阻不開山谷不閉張儀蹲踵乘便縱兵大破之蜀侯誅宴邑滅至今蜀爲中州是貪利而亡此三事也臣聞忠養福慶愛蜀之珍富欲盜之久有日矣然其勢不能專啄而不窳食也今國家乃亂邊此其所以頻餓狠之豺羌開隘道使其收奔亡之種爲響導以攻邊是以借寇兵而爲賊除道舉全蜀以遺之此四事也臣竊暗蜀之西南一都會國家之寶庫天下珍貨聚出其中又人富粟多順江而下可以兼濟中國今執事者乃圖僥倖之利悉以委身西羌得西羌地不足以稼穡財不足以富國徒殺無辜之衆以傷陛下之仁廢費隨之無益聖德又恐僥倖之利未可圖哉此五事也夫蜀之所寶恃險者也人之所安無役者也今國家乃開其險役其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見羌戎已有奸盜存其中矣往來益州長史李崇眞將圖此奸利傳檄稱吐蕃欲寇松州遂使國家盛軍以待之轉餉以備之未二三年巴蜀二十餘州搔然大弊竟不見吐蕃之面而崇眞賊錢已計巨萬矣蜀人殘破幾不堪命此之近事猶在人口陛下所親知

愚臣意者不有好臣欲圖此利復以生羌爲計者哉
此六事也且蜀人庶劣不習兵戰一虜持矛百人不
敢當又山川阻曠去中夏精兵處遠今國家若擊西
羌掩吐蕃遂舡破滅其國奴虜其人使其君長係首
北闕計亦可矣若不到如此臣方見蜀之邊陲不守
而爲羌夷所橫暴昔辛有見被髮而祭伊川者以爲
不出百年此其爲戎乎臣恐不及百年而蜀爲戎此
七事也且國家近者廢安北撥單于弃龜茲放疎勒
天下翕然謂之盛德所以者何蓋以陛下務在仁不
在廣務在養不在殺將以此自心邊鄙休甲兵行乎三

皇五帝之事者也今乃徇貪夫之議謀動兵戈將誅
無罪之戎而遺全蜀之患將何以令天下乎此愚臣
所不甚悟者也況當今山東飢關隴弊歷歲枯旱人
有流亡誠是聖人寧靜思和天人之時不可動甲兵
興大役以自生亂臣又流聞西軍失守北軍不利邊
人忙動情有不安今復驅此兵投之不測臣聞自古
興亡家敗未有不由黷兵今小人諂夷狄之利非帝
王之至德也況弊中夏哉臣聞古者爲天下者計
大而不計小務德而不務刑圖其安則思其危謀其
利則慮其害然後長享福祿願陛下熟計之

此人可用其文亦沉

上周相公書

伏以大儒在位而未有不知兵者未有不能制兵而能止暴亂者未有暴亂不止而能活生人之國家者自生人以來可以屈指而數也今兵之下者莫若刺代之法詩大雅維清奏象舞之篇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迄用有成維周之禎象者象武王伐紂刺伐之法此乃文王受命（受殷王專征之命也）七年五伐留政專刺伐之法遺之武王武王用以伐紂而有天下之清平爲周家之禎祥周公居攝祀文武於清廟作此詩以歌舞文武之德其次兵之尤者莫若鈞援與臨衝以伐崇庸臨衝閑閑崇墉言此實文王伐崇墉傳于其城以臨車衝鈞援其城文王親自爲之夫文王何人也周公詩之夫子刪而取之列于大雅以美文王之功德乎弦而口歌之不知後代之人何如此三聖人安有謀人之國有暴亂橫起戎狄乘其邊鄙坐于廟堂之上曰我儒者也不能知兵不知儒者竟可知兵也竟不可知兵乎長慶兵起自始至終廟堂之上指蹤非其人不可一二悉數高宗朝薛仁貴攻吐蕃大敗於大非川仁貴曰

今年歲在庚午不當有事于西方此乃鍾儀伐蜀身
誅不返昨者誅討党羌徼關東兵用於西方是不知
天道也邊地無積粟師無見糧不先屯田隨日隨前
是不知地利也兩漢伐虜騎兵取于山東乃所一作謂
冀之北土馬之所生馬良而多人習騎戰非山東兵
不能伐虜昨者以步戰騎百不當一是謂不知人事
也天時地利人事此三者皆不先計量短長得失攻
困竭天下不能滅樸檄之虜此乃不學之過也不教
人戰是謂弃之則謀人之國不能料敵不曰弃國可
乎牧所注孫武十三篇雖不能上窮天時下極人事

中上至周秦下至長慶實歷之兵形勢虛實隨句解
折謹爲三編輒敢獻上以備閱覽少希鑒悉若心即
爲至幸伏增惶惕之至

爲建安王答王尚書書　陳子昂

使至辱書知初出黃龍即禽白鼠凶賊滅兆事乃先
知凡百士衆莫不喜躍鼠者坎精穿竊爲盜夜遊晝
伏乃是其常今白日投營素質委命賊降之象聖必
無疑近再有賊申信來親離衆潰期在旦夕尚書宜
訓厲士卒秣馬嚴戒因此凶亂之機乘其敗亡之勢
事與破竹無待前茅坐聽凱歌預用欣慰

賀張徐州得白兔書

伏聞今月五日營田巡官陳從政獻瑞兔毛質皎白天駟其心其始實得之符離安阜屯田之役夫朝行遇之迫之弗逸人立而拱竊惟休咎之兆天所以啓覺于下依類託事之徵息不可圖驗非睿智博通孰克究明愈雖不敏請試辨之兎陰類也又竄居狡而伏逆象也今白其色絶其羣也馴其心化我德也人立而拱非禽獸之事革而從人且服罪也得之符離實戎國名又附麗音離也不在農夫之家田而在軍田武德行也不戰而來之道也有安阜一作之喜焉方子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之兄弟皆宜服之馮伏闕閤下殷胘帝室藩垣天下四方其有逆亂之臣未血斧鑽之屬畏威崩折歸我乎哉其事兆矣是宜具跡表文以承答天意小子不惠猥以文句徵識蒙合睹茲盛美馮敢避不讓之責而默默邪

與寧王憲等書　玄宗皇帝

昔魏文帝詩云西山一何峻高高殊無極上有兩童童不飲亦不食賜我一丸藥光耀有五色服藥四五日身輕生羽翼朕每思服藥而求羽翼何如骨肉兄弟天性之羽翼乎陳思有超代之才堪佐經國之務絶其朝謁卒令憂死魏祚未終遭司馬宣王之奪豈

神九之效也虞舜之聖捨象倣之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此爲帝王之軌則千今數千載天下歸善焉朕未嘗不廢寢忘食興歎者也頃因餘暇妙選仙經得此神力古老六服之必驗今分此藥願與兄弟等同享長齡永無限極

論江陵耆老書

劉蛻

太原王生嘗移耆老書以江陵故楚也子胥親逐其君臣夷其墳墓且楚人之所宜怨也而江陵反爲之廟世享其讐謂耆老而忘其君父也吾以爲不然楚人之性慓悍世能復其仇讐其後自懷王入武關楚人怨去不忘千戈況其人之性能忘胥之能破其國家而幸之乎且今（疑作今）江陵之人幸牛羊而祝其廟者將祈年穀而獲凶荒禱疾病而得死亡者乎如厚其飴而虛其報則江陵知胥之不可祠（一作祀下同）而不祀矣若果祈年穀而得豐穰禱疾病而獲康強有其勇也何獨江陵之人而忘習讐乎吾以爲其廟申包胥之廟也包胥有復楚之功年代寖遠楚人以子胥胥耳不然則子胥何爲享人之

食而江陵何爲事讐人之神乎耆老得書遠易其處曰申胥之廟無使人神皆愧耳

在北齊與宗室書　徐陵

陵白臨淮負海是謂徐州顓頊高陽世有明德自與王啓霸無涉委劒之鋒開國承家寔亨彤弓之賜其後金柯玉葉霞振雲從耆舊通人茂才多士或以天下之貴負石自沉王命之尊拂衣高蹈或藍衣維褻青紬朱旗儒盛江東文高河北或復分齊虎賁移魏居燕瓜瓞蟬遥芳枝無絕昔有王如王莽無關控鶴之宗劉曜劉淵彌非傾龍之族又有朱家劇孟郇子

之苗何氏殊源韓疾之亂三烏五鹿時事無恒東郭西門遷訛非一五宗雖廣未有駢枝咸自駒王同分才子正以金貂委御玉斗宵亡胡賊憑陵中原傾覆我則供犧牲于東國載主裕於南都二百餘年家于揚越此則盧諶不去裴寧仍留高官燕泰遲迴鄉壤山河有隔叙覲無緣望冀馬而曾勞瞻賓鴈而永歎昔竇公累世光武稱其外家許都遠遠靈主思其舊宅其言雖大可以喻小況在宗室寧無停眷北月應雩龍星移殷鳥天明和鳴鏘體中何如願百年之老典居多福萬石之君寒暑清豫其外族忠孝北屋連薨

信義勇於干戈詩書甘於酒醴或有漁獵三史紛綸五經都講開鬻詩生負帙邦君佇臻寧無挂榻之思州將欽風應有題車之命南陽坐嘯寄以共治東海行歌資其主臣（一作爾）梁竦不好徒爲大言鄧禹平生唯望如此若栖遲偃仰因事丘中桃果三名栗園千樹執竿而釣徵聘不來負耒而耕公庭靡屑何其高也蓋復休哉如脫推延或遲並開吾階緣人之吻簉皇華玉事無淹公禮將畢既而揚都蕩覆方離猶狔之災越界風塵復蹈輶軒之禮屏居空館多歷歲時豐犯靈祇招延禍罰號慕亡窮旰膽屠煩寃胸塵不自寘居無心奈何無狀奈何自徘徊河朔亟積寒暄風患弥留半體枯廢折臂爲公雖非羊祜跋足而使無慙卻克固以形如稿木心若死灰匍匐苦廬纔有氣夫迷山之客遲遥響于菌崖窮海之賓望孤烟于洲崎況乃宗均魯衛地匪燕吳車騎相望舟艫朝夕三條不遠五達非難信乃漏然遂不蒙問昔桃花之峽長避秦嬴芝山之人何況平途不兼旬月勞懷既積輒命行人弦望之間遲枉歸輸儻二三兄弟能敦昭穆之詩求我漳濱幸照劉楨之疾陽春改節並念將宜扶力爲書多不

詮次陵白

與從弟莒書

三兄報汝吾疹疾一定汝憂否今吾將息一用汝語念汝知之且作判官事中丞叔父小心戒慎不離使司昔田仁任安俱大將軍舍人臥馬廐中亡何詔大將軍出征匈奴遣大夫趙禹選大將軍官屬舍人衣服鮮明二子冠帶顧顧趙禹獨與二子言論於禁中即日召見皆拜二千石汝有二子之實未遇趙公之舉焉麾高眠古今一也又仲尼嘗爲委吏歎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魏舒爲郎官時屬沙汰乃褫被而出自言曰當自我始大才當大用如時人不識何爲歎憤哉先師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汝能自修況事叔父吾之休廢永無榮耀於伯仲之間自非深仁高義長才厚德又焉肯惠於朽壤拙木哉莒省吾意當努力也不次三兄報

與元微之書

白居易

四月十一日夜樂天白微之不見足下面已三年矣況以膠漆之心置于胡越之身進不得相合退不能相忘牽率乘隔各欲自首微之微之如何如何天實爲之謂之奈何僕初到潯陽時有熊孺登來得足下

寫之更深乃見其好

前年病甚時一札上報病一作疾狀次序病心緜論平生交分且云危慤之際不暇及宅唯收數帙文章封題其上百宅日送達白二十二郎便請以待盡悲哉微之於我也其若是乎又觀所寄聞僕左降詩云殘燈無焰影幢幢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坐起暗風吹雨入寒牕此句宅人尚不可聞況僕心哉至今每吟猶惻惻耳且置是事畧叙近懷僕自到九江已涉三載形骸且健方寸甚安下及家人幸皆無恙長兄去夏自徐州至有諸院孤幼弟妹六七人提挈同來頃所牽念者今悉致在目前得同寒煖飢飽此一泰也江州風候稍涼地少瘴癘乃蚘蚊蚋雖有甚稀溢魚頗肥江酒甚美其餘食物多類北地僕門內之口雖不少司馬之俸雖不多量入儉用亦可自給身衣口食且免求人此二泰也僕去秋始遊廬山到東西二林間香爐峰下見雲水泉石勝絕第一愛不能捨因置少堂堂前喬松十數株修竹千餘竿以青蘿爲墻援白石爲橋道流水周于舍下飛泉落于簷間紅榴白蓮羅生　大抵若是不能殫記每一獨往動彌旬日一作月平生歸可以終老此三泰也計足下如不能得僕書必加

盡在其中不唯忘

憂望今故錄三秦以先奉報其餘事況條寫如後云
云微之微之作此書夜正在少堂中山窓下信手把
筆隨意亂書封題之時不覺欲曙舉頭但見山僧一
兩人或坐或睡又聞山猿谷鳥哀鳴啾啾平生故人
去我萬里瞥然陳念此際暫生餘習所牽便成三韵
云憶昔封書與君夜金鑾殿後欲明天今夜封書在
何處廬山菴裡曉燈前籠鳥檻猿俱未忘人間相見
是何年微之微之此心君知之乎居易頓首

答馮子華書　王績

乖別甫爾已十餘年誦采葛之詩增其慨誅夫人生

一世忽同過隙令散消息周流不居偶逢其適便可
辛歲陶生云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又云盛夏五
月跂脚東一作窓下有凉風暫至自謂是羲皇正人
嗟乎適意爲樂雅會吾心吾河渚間有先人故田十
五六頃河水四遶東西趨岸各數百步古人云河濟
之濱宜黍況中州之腴乎家兄鑒裁通照知吾縱恣
散誕不閑拜揖穜秫秈禮義錙銖功名亦以俗外相待
不拘以家務至于鄉族慶弔閨門婚冠宴然不與大作
預者已五六歲矣親黨之際皆以山麋墊鹿相畜性
嗜粟酒得盡所懷幸甚幸甚近復都盧弃家獨坐河

渚結構茅屋并廚廐總十餘間奴婢數人足以應役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耕耘蔫蓑黍秫而已春秋歲時
以酒相續兼多養鳧雁廣收一作牡鷄豚黃精白朮筍
杞薯蕷朝夕採掇一作掘以服供餉庶頭素書數帙庄
老及易而已過此以往罕嘗或披忽憶弟兄則渡河
歸家維舟岸側興盡便返每遇天地晴朗則於舟中
詠一作誦大謝亂流趨孤嶼之詩眇然盡陂澤山林之
思覽瀛州方丈森然在目前或時與舟人漁子方一作
分潭並釣俛仰極樂戴星而歸歌咏以會意爲巧不
必與夫閒人更相唱和一作不必與夫悠悠孤住河人相唱和也

好家兄好
裴生好仲
集先生

渚傍無四鄰聞犬聲望烟火便知息身之有地矣逛
復有人見贈五品地黃酒方及種薯蕷苟杞等法用
之有妙一作効力省功倍不能服都玩切服用也修渾沌並常
行之裴孔明雖是異名教物然風月之際往往有高
人體氣兼特受巧性思若有神自作素琴一張云其
材是嶧陽孤桐也近攜以相過安軫立柱龍脣鳳龡
實與常琴不同發音吐韻非常和朗吾家三兄生于
隋末傷代一作世擾亂有道無位非汾亭操蓋孔子龜
山之流也吾嘗親受其調頗爲一作謂曲盡近得裴生
琴更習其操洋洋乎覺聲罷相得令便留之恨不得

使足下爲鍾期良用耿然（一作耿耿）吾所居南渚有仲長先生結菴獨處三十載非其力不食傷無侍者雖患瘖疾不得交語風神肅肅（一作蕭蕭）可（一無可字）無俗氣攜酒對飲尚有典刑先生又作處集（無處字）獨遊頌及河渚先生傳開物寄道懸解之作也詩取翫讀便復江湖相忘吾往見薛收白牛溪賦韻趨高奇詞義晻曖（一作遠曖）深高深極矣吾近作河渚獨居賦爲仲長先生所見以爲可與白牛連類今亦寫一本以相示可與清溪諸賢共評之也亂極則治王途漸亨天災不行年數（一作豐熟）賢人充其朝農夫滿於埜吾徒江海之士擊壤鼓腹輸太平之稅耳帝何力於我哉又知房李諸賢肆力廊廟吾家魏學士亦申其才公卿勤勤有志於禮樂元首明哲股肱爲良何慶如之也夫思能獨放湖海之上（一作士）才堪濟世王者所須所恨姚姜不存薛生已沒使雲雖天網者有所不該以爲歎恨耳吾比風痺發動常劣劣不能任然烟霞山水性之所適乘歌酒興不絕於時時遊人門出入郊郭暮春三月登于井山松柏蔭於藤蘿翳景意甚樂之箕踞

散髮與鳥獸同羣醒不亂行歸河渚蓬室蘁牖彈琴誦書優哉游哉聊以卒歲首夏方熱足下何如也願動息多宜黃頰之聚何時暫忘偶因南風畧示所懷敬願珍愿不一一王君白

上兵部李侍郎書

韓　愈

十二月九日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上書侍郎閣下愈少鄙鈍於時事都不通曉家貧不足以自活應舉覓官凡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動遭讒謗進守退尺卒無所成性本好文學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窮究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沉潛乎訓

反復乎何讀籠碧磨乎事業而瞽於文章凡自唐虞以來編簡所存大之爲河海高之爲太山明之爲日月幽之爲鬼神纖之爲珠璣華實變之爲雷霆風雨奇辭奧旨靡不通達惟是鄙鈍不通曉於將事也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身一作智益困私自憐悼悔其初心髮委齒豁不見知已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携手以上然則非言之難爲一作聽其知而識之者難遇也伏以閣下內仁外義行高而德鉅尚賢而與能哀窮而悼屈自江而西既化而行矣今者入守內職爲朝廷大臣

當天子新即位汲汲於理化之目出言舉事宜一作計
必施設既有聽之明又有振之之力審威之歌謳
明之言不發於左右則後而失其時矣謹獻舊文一
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嘉南行詩一卷舒憂娛悲雜以
瓌怪之言時俗之好所以諷於口而聽於耳也如賜
覽觀亦有可採干瀆尊嚴伏增惶恐愈再拜

與汝州盧郎中論侯喜書 韓 愈

進士侯喜古其人爲文甚古立意甚堅行止取捨有
士君子之操家貧親老無援于朝左舉塲十餘年竟
無知遇愈嘗慕其才而恨其屈與之還崖歲月已多

嘗欲薦之於主司言之于上位名卑官賤其路無由
觀其所爲文未嘗不掩卷而歎去年愈從調選本欲
携持同行適遇其人自有家難一事作迍邅坎坷又廢
一年及春末自京還怪其久無一作消息五月初至絕
此自言爲閣下所知辭氣激揚面有矜色曰侯喜死
不恨矣喜辭親入關羈旅道路見王公大人數百未
嘗有如盧公之知我也比者分將委弃泥塗老死步
埜今胷中之氣勃勃然復有仕進之路矣愈感其言
賀之以酒謂之曰盧公天下之賢刺史也未嘗有所
推引蓋難其人而重其事今子鬱爲選首其言苑不

恨固宜也古所謂知已者正如此耳身在貧賤爲天下不知獨見遇于大賢乃可貫耳若自有名聲又託形勢此乃市道之事又何足貴乎子之遇知於盧公眞所爲知已者也士之修身立節而竟不遇知已前古以來不可勝數或目接膝而不相知或異世而相慕以其遭逢之難故曰士爲知已者死不其然乎不其然乎閣下既已知倭生而愈復以倭生言於閣下者非爲生謀也感知已之難遇大閣下之惠而憐倭生之心故因其行而獻于左右焉

存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　李翺

翺再拜齊桓公不疑於其臣管夷吾信而霸天下攘戎狄匡周室亡國存荊楚服諸侯無不至焉竪刁易牙信而齊國亂身亡不葬五公子爭立兄弟相及者數世桓公之信於其臣一道也所信者得其人則德格于天地功及於後代不得其人則不能免其身知人不易也豈惟霸者爲然雖聖人亦不能免焉帝堯之時賢不肖皆立于朝堯能知舜于是乎驩兜放共工流殛鯀竄三苗舉禹稷皐陶二十有二人加諸上位故堯崩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後代之人皆謂之帝堯焉向使堯不能知舜而遂尊驩兜共工之黨于朝

禹稷皐陶之下二十有二人不能用則堯將不得爲
齊桓公爾豈復得曰大哉堯之爲君也管夷吾用所
以能繼絶世存亡國焉竪刁易牙用則不能也向
使桓公始不用管夷吾未有竪刁易牙爭寵不葬而
亂齊國則幽厲之諸侯也始用賢而終身諱其惡君
子之樂用賢也如此始不用賢以及其終而幸後世
之掩其過也則微矣然則居上位流惠澤於百姓者
何所勞乎勞於擇賢得其人加諸上使天下皆化之
焉而已矣兹天子之大臣有土地千里者孰有如執
事之好賢不倦者乎盖得其人亦多矣其所可求而
不可取者則有人焉隴西李觀奇士也伏聞執事知
其賢將用之未及而愈爲宣武軍節度使之所留一作用觀愈者
風明於理亂根本之所由伏聞執事久知其賢將用
之未及而愈爲宣武軍節度使之所留一作用觀愈者
一作豪傑之士也如此人不時出觀自古天下亦有
數十一作年無如其人者焉執事皆得而知之皆不
得而用之翔翔寔爲執事惜焉豈唯翔一人而已後之
讀前載者亦必多爲執事惜之矣兹有平昌孟郊貞
士也伏聞執事舊知之郊爲五言詩自前漢李都尉
蘇屬國及建安諸子南朝二謝郊能兼其體而有之

女子以色爲命文人以才爲命愛才者亦然

李觀鴈郊於樂肅補闕書曰郊之五言詩其有高處
在古無上其有平處下顧兩謝韓愈送郊詩曰作詩
三百首奮然一作滅池音彼二子皆知言也一作豈
默者
欺天下之人哉郊窮餓不得安養其親周天下無所
遇作詩曰食齊腸亦苦強歌聲無歎出門則有碍誰
謂天地寬其窮也甚矣又有張籍李景儉者皆奇士
一作才也未嘗執事知之況賢人奇士自以所負不苟
合于世是以雖見之難得而知也見而不能知其賢
如勿見而已矣知其賢而不能用如勿知其賢而已
矣用而不能盡其才如勿用而已矣能盡其才而容

讒人之所間者如勿盡其才而已矣故見賢而能知
知而能用用而能盡其才而不容讒人之所間者天
下一人而已矣茲有二人焉皆來其一人賢士也其
一人常常人也待之禮貌不加崇一作焉則賢者行
而常常人日來矣況其待常常之人禮貌加厚則善
人何求而來哉孔子述易定禮樂刪詩叙書作春秋
聖人也奮乎百世之上其一作所化之者非其道則
爽殊人也而孔子之廟存焉雖賢者亦不能日往拜
之以其益於人者寡矣故無益於人雖孔子之廟尚
不能朝夕而事焉況天下之人乎有待於人而不能

自之廣軒知其著作之大亦是論之談

得善人良士則不如無待也嗚呼人之降年不可與期郊將爲忠人之所得而大有立功於世與其短命而死皆不可知也二者卒有一於郊之身它日爲執事惜之不可既矣執事終不得而用之矣蘊恨之亦無可奈何矣翺窮賤人也直詞無讓非所宜至于此者也爲道之存焉耳不直則不足以伸道也非好多言者也翺再拜

上周太祖書

柳虬

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記事而已蓋所以爲鑒誡也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彰善癉惡以樹風聲南史抗節表崔杼之臯董狐書法明趙盾之憯是知執一作筆于朝其來久矣而漢魏已還寖爲記注徒聞後世無益當時非所謂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者也且著述之人密書其事縱能直筆人莫之知何止物生橫議亦自異端互起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論著漢魏者非一氏造晉史者至數家後代紛紜莫知準的伏惟陛下則天稽古勞心庶政開誹謗之路納忠讜之言諸史官記事者請皆當朝顯言其狀然後付之史館庶令是非明著得失無隱聞善者日修有過者知懼敢以愚管輕冒上聞乞以瞽言

訪之衆議

荅劉秀才書

韓愈

六月十九日韓愈白秀才劉君足下辱眷見愛勉以所宜務敢不拜賜愚以爲凡史氏褒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後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則善惡自見然此尚非淺陋偷惰者所能就況褒貶耶孔子聖人作春秋屢于魯衛陳宋齊楚在卒不遇而死齊太史氏兄弟幾盡左丘明紀春秋時事是以失明司馬遷作史記刑誅班固瘐死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王隱謝退死家習鑿齒無一足崔浩范曄亦一作赤誅魏收天絕亦何必討及此亦安敢不討及乎

孝王誅死足下所稱晁競亦不聞身貴而其後有聞也夫爲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爲之哉唐有天下二百年矣聖君賢相相踵其餘文武之士立功名跨越前後者不可勝數豈一人卒能紀而傳之耶僕年志已就衰退不可自敦率宰相知其無它才能不足用亦衰其老窮齟齬無所合不欲令四海内有感感者猥言之上苟加一職榮之耳非必督責迫感令就功役也賤不敢逆盛指行且謀引去且傳云聞見不同善惡隨人所見甚者附黨憎愛不同巧造言語鑿空構立害惡事跡於今何所承受

取信而可史、作傳記令傳萬世若無鬼神豈可不
自慚懼若有鬼神將不禍人僕雖駑亦粗知自愛實
不敢率爾爲也夫聖唐鉅跡及賢士大夫事皆磊落
天決地必不沉沒今館中非無人必將有作者勤而
爲之耳後生可畏安知不在足下亦宜勉之愈頊首

江南論鄉飲酒禮書　劉蛻

昨日送貢士堂上得觀大禮之罷見籩豆豉折尊壘
穿漏生徒倦怠不稱其服賓主向背不習其容嗚呼
天下之用其道歲不過于一日尚猶倫脩如此況天

諱肯用人于此唐人

李有據上君六經次者西京

下尊君敬長能終日者乎故以朝廷時誅不順鄉里
百姓論爭固當然也夫布衣匹婦始則以其道自達
故爲王侯化陶漁爲公卿其變化不測若此
然而一旦居上位既不預與俯拜揖之事尚不能素
嚴有司時閱其威儀乎嗚呼則蛻謂王公大人者老
衰罷固當然也然而有擎跽稽首於髡褐之前畏敬
戒慎有終日不敢嗜酒肴不敢延妄婦者其於誣惑
之道尚能去其情自化之術則不能一日勤其容唯
王公大人無惡髡褐乎髡褐尚能自大其法王公大
人反以其道信之乎即其奉髡褐能速化其耕稼陶

漁者則髡禍者可以有土地而制王公大人矣是不知升乎科者不由夾狄言遷乎資者不由髡禍授昭昭然奈何哉抑不知孔子之道如商君乎以其法自弊也伏惟閣下矜遠有司按諸禮圖修其器服戒將事而臨者時詞者之過每使每歲臨事而臨其容幸甚蜕頓首

移史館書

劉　蛻

蜕早懷忿悾常有所欲言而卒不得發今雖盡惑病妄猶將自復其意況逢足下以中正許身以仁義自任者乎伏以釋氏之疾生民也比虞禹時曷常在洪水下比湯與武王時曷嘗在夏殷周王下比孔子孟軻時曷嘗在禮崩樂壞楊墨邪道下然而聖主賢臣欲利民而務其民害如此其勤也今釋氏夷其體而外其身反天維一作性而亂中正一有者字自晉以來相率詭怪而狂之半天下而化其衣冠苟未徃者不自欺亦不資其生矣聖人之教棄不相守幾數百年唐初有天下以爲刑政禁民乘間作詐爲以欺刑政果所不能公禁之也故寢護其事以惠其民爲殃罪疾苦隨所作詐爲而及諸身也其欲教化因一作固天下之心以助行政教化之一道耳今天子聰明以爲中正

衣冠之所弃則刑政教化亦無所取故絕其法不使
汙中土未半年父母得隸子夫婦有家室是以復出
一天下也僕故謂其功業出禹湯武王孔子孟軻之
上萬萬不類然而洪水開則有禹貢商周平辭則有
諂誓孔子孟軻則至今歌誦之足下以文用於時爲
百家所託善惡焉其不爲則已若爲之斯其時亦欲
疑夫立言者不惟能言亦欲言得其時得其時不汙
若奚斯史克者也無其時雖多述前事猶有譏焉僕
早傳古學身處少埜知其時而無位敢言又竊見
下未有其意故以移云

能放懷說　南

陸龜蒙

復友生論文書

辱示近年作者論文書二篇使僕是非得失於其間
僕性雖極頑冥亦知惻息汗下見誣訶之甚難招怨
患之甚易也況僕少不攻文章止讀古聖人書誦其
言思其行道而未得也每涵咀義味獨坐日晏案上
有一杯藜羹如五鼎七牢餽于左右加之以檀金石
萬羽籥也未嘗于有司對問希品第未嘗歷王公丐
貸餘車馬故無用之處江湖間不過美泉石則記之
聳節概則傳之傷離會則序之值巾壘則銘之簡散
誕放無所諱避又安知文之是歟非歟生過聽我太

甚苟默默不應非朋友切切偲偲之義也故扶病把
筆述一道論文書曰我自少讀六經孟軻揚雄之書
頗有熟者求文之指趣規矩無出于此及子史則曰
子近經經語古而微史近書書語直而淺所言子近
經近何經史近書近何書書則記言之始也史近春
秋春秋則記事之史也六籍中獨易象與魯春秋
經聖人之手耳禮樂二記雖載聖人之法近出二戴
未能通一純實故時有齟齬不安者蓋漢代諸儒爭
撰而獻之求賡金耳記言記事參錯前後曰經曰史
未可定其體也按經解則悉謂之經區而別之則詩

易爲經書與春秋其實史耳學者不時渾而言之且
經解之篇何名出於戴聖耳王輔國因之以易爲經
杜元凱因之以春秋爲經孔子曰學詩乎學禮乎易
之爲書也原始要終知我以春秋罪我以春秋未嘗
稱經稱經非聖人之言也蓋出於周公謚法經緯天
地曰文故也有經書集韻致字有緯書聖人既作經亦當
作緯譬猶織也經而不緯可成幅乎緯者且非聖人
之書則經亦後人強名之耳非聖人之言明矣苟以
六籍謂之經習而稱之可也指司馬遷班固之書謂
之史何不思之甚乎六籍之內有經有史何必下及

可与之地
逝垂

子長孟堅然後謂之史乎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又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又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此則筆之曲直體之是非聖人悉論而辨之矣豈須班馬而後言史哉

上隋高祖華文華書　李諤

臣聞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爲訓民之本詩書禮易爲道義之門汝旣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誄銘頌皆以褒惠序賢明勸證理若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

教漸薄一作落　魏之三祖更向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民之一作從上有同影響爭一作競務以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咏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兢一韵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廂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取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向之情愈篤于是閭里童昏貴遊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曾入耳以傲誕爲清虛以緣情爲功業一作績一作指儒素爲古拙用詞賦爲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

良由弃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爲用也捐本逐末流
遍天一作華壤遍相師祖久而逾一作愈扇及皇一作大隋
受命聖道聿興屏黜輕浮一作浮詞遏止華僞自非懷經
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預縉紳參厠纓冕開皇四年
普照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
司馬幼之表華艷什所司治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
正路一作道莫不鑽仰墳素弃絕華綺擇先王之令典
行大道於茲世如聞外州遠縣仍踵弊風選吏舉人
未遵典則宗族稱孝鄉里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
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
薄之篇章結朋黨而求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蓋
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既爲
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即效恐枉網者多請勒有司
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

與在朝諸賢書　盧照鄰

昔張子房處太傅之尊自疏於南山隱公孫弘居丞
相之位亦伏地於東方生伯喈已亡孔文舉將老兵
而造膝方回尚在王義之就倉奴而共談良史書之
高賢不以爲累自古朝英常以人廢言況下官抱
疹東山不干時事借人唱和何損於朋黨延州子期

聞音竊幸猶冀身膏冊齑脫寘劒於山河俺黃塵罷瑤棄於天下則指金抵于山谷者非太平之美事乎幽憂子白

投知己書

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復曰知我者以春秋罪我者亦以春秋此聖人之操心不顧世人之是非也杜厲叔事莒敖公莒敖公不知及莒敖公有難杜厲叔死之不知我則已反以死報之蓋怨不知之深也豫讓謂襄子曰智伯以國士待我我以國士報之此乃烈士義夫有才感其知不

杜牧

亦有道之言白訟之路仕進者讀此信乎知己不可言

顧其生也行無堅明之異才無尺寸之用泛泛然求知於人知則不能有所報不知則怒此乃衆人之心也聖賢義烈之士既不可到小生有異於衆人者審已切也審已之行審已之才皆不出衆人亦不求知於人已或有知之者則藏縮退避唯恐知之蓋深自度無可以爲報効也或有因緣宅事不得已求知於人者苟不知未嘗退有慙言怨色形於妻子之前此乃比於衆人雖審已求知也大和二年小生應進士舉當其時先道之士以小生行可與進業可益修喧而舉之爭爲知己者不啻二十人小生邇來十年江

湖閒暇時以家事一抵京師事已即返嘗所謂宣而
譽之爲知已者多已顯貴未嘗一到其門何者自十
年來行不益進業不益修中夜忖量自愧於心欲持
何說復於知已之前爲進拜之資乎默默藏縮苟免
寒飢爲幸耳昨李巡官至忽傳閣下音意似知姓名
或啟異日必錄在門下閣下爲世之偉人鉅德小生
一蕆進謁一陪燕享則亦榮矣況欲異日終置之於
榻席之上齒於數子之列乎無攀緣絲髮之因出特
達倜儻之知小生自度宜爲何才可以塞閣下之求
宜爲何道可以報國下之德是以自承命以來審已
逾切拊心獨驚忽忽忍之而不自知其然也若蒙特
之以衆人之地求之以衆人之材責之以衆人之報
亦庶幾異日受約束指顧於簿書之間知無不爲爲
不及私亦或能提筆伸紙作咏歌以發盛德止此而
已其它望於古人責以不及非小生之所堪任伏恐
閣下聽聲之過求取之異敢不特自發明道說其爽
一開閣下視聽其它感激發憤懷愧恩惠臨紙汗發
不知所裁牧恐思再拜

投知已書　一云與李卿書

復何事哉弓矢乎制敵之事今爲導衛羽儀金革乎

劉蛻

勇衆之罷今爲節奏和聲射宮蓬蒿幽燕少年趾蹈
其下文之用莫過乎當時文之人莫過乎閣下復何
事哉漢既治世時書禮樂皆已逸墜求亡書者數年
官考工開千金之購議帝制者進還黃拜定某某之
中而今河洛塚壁圖簡編修登降俯仰不倒步序便
蕃之儀莫過乎當時優游之學莫過乎閣下復何事
哉材力既以相譽忠正得以相扶及秦世爲之妖言
東漢爲之黨禁公道畏忌相顧而埳死今布衣匹夫之
得歌王公大人之盛惠先進達生得薦布衣匹夫之
事業唯其公當舉之不以爲疑扶之不以爲黨無私
之過莫過乎當時譽能之心一作人莫過乎閣下復何事
苟有其時而無其人雖有舉能之心一作斯爲閉下
惜有其時有其人而閣下苟不留意屬念斯爲來世
爭蛻生二十餘年已過當時之盛棲遑困辱者過作
未遇當時之人書禮而常樂乎其時出車蒲於道路
而才高於蛻忌蛻侵已未下于蛻畏蛻擅名是以深
知之者不得終其朝欲振之者又自無其力也謂其
書空終一作爲來世爭已矣乎不意得與閣下不爲異
世同乎文字所謂當時之人斯非閣下者乎則其人
未死口能言乎能盡門下見之復用何禮以接之既

接之復用何詞以譽之得盡其才接之得盡其
禮斯人也讀書業文得有知已居窮守道死且不朽
復何事哉

書節錄

竊惟皇儲之寄荷戴至重如其積慝不弘何以嗣守
成業聖上以殿下親則父子事兼國家所應用物不
爲節限恩旨未喻左右川物已過七萬驕奢之極孰
云過此龍樓之下唯衆工匠望苑之內不睹賢良愛
好者皆遊手雜色旋與者並圖畫錢在外瞻仰已有
此失居中隱客可勝計哉

晉 謝太子承乾
張玄素 書

五丁匠官奴入內此等無膽管此等或犯國章
或第罹王法往來御苑出入禁闈鉗鑿緣其身槌杵
在其手監門本防非慮宿衛以備不虞面長既自不
知千年又復不見瓜牙在外厮役在內所司何以自
安臣下豈容亡慝又鄭衛之樂古謂淫聲昔朝歌之
鄉廻軍者墨翟夾谷之會揮劒者孔丘先聖既以爲
非通賢將以爲失頃聲宮內屢有鼓聲太樂伎兒入
便不出聲之者殷慄言之者心戰

諫太子承乾管造曲室書 于志寧

昔易牙被任變起齊邦張讓執鈞亂生漢室伊戾爲
詐宋國受其殃趙高作奸秦氏鍾其弊加以弘石用

羅臣即補
遺

事京賈則連首受誅王曹掌權何竇則踵武被殘遂
使縉紳重足宰司屏氣然順其情者則榮逮幼冲近
其意者災及纓緌爰暨高齊都鄴亦弊閹官鄧長願
位至侍中陳惠信爵隆開府外干朝政內預燕私宗
枝藉其吹噓重臣仰其鼻息罪積山岳靡拄于刑書
功消塵露已勒于鐘鼎
竊惟二京未復秡氣方熾靈武太原雖稱官軍甚盛
而雨河南北無月不遘寇禍頃者濮陽東平中都鄆
城相繼失守靈昌潁川皆累戰之餘今未解圍上蔡
汝南近又奔潰踰江之鎮之南亦有政刑而百城饉

[illegible]公於一時文体亦[illegible]原巨[illegible]

乏兵力未振河非自六月不聞克捷并陘路亦云未
通河南絳郡復傳先陷淮南山北境內賊壘戶寡人
貪徵促弊竭衆心危懇莫有固志則兵食所資獨江
南兩道耳楚越之地重山積阻江湖浩漫樂輿永嘉
南通嶺表北至吳會皆境瀕巨海自古平日當備不
虞中原或擾無不盜賊爲患固宜察其要處增以兵
力擢文武良才以鎮捍之先奉七月十五日勑盛王
當牧淮海累遣迎候尚承在蜀今副大使李中丞華
胄茂德平時良守清靜臨人貪暴飲跡雖古龔黃邵
杜之化無以先之然與今時經畧頗不盛稱所蒞謹

守科條愛惜府庫江淮三十餘郡僅徵兵二萬已謂之勞人將卒不相統攝兵士未嘗訓練淮左江東三十餘郡無一良二千石豈惟不才乃皆中人以下之不逮其間敗衂畧難勝述比者吳郡晉陵江東海陵諸界已有少竊亂聚保於洲島剽刺村浦爲害日滋若朝廷不時遣賢王即就鎮求選博通宏畧之士以輔佐之特許不計階次超拔才雄以居將守倘一朝勅蒐南侵陵蹈淮淡衝要闕繕完之備甲兵無抗擊之利江海餘孽因而嘯聚則長江之南亦從此而大潰矣復何觀禮虜庸庭指日清蕩哉某雖不敏嘗覽舊

滯

此人不耐煩做教官

史見古今成敗之策江山險易之勢多矣忝職幕賓言不見錄長宵歎息不覺飲淚方思虞詡之任朝歌見疑守將古今一也（與崔中書書）

崔中書圓

蕭潁士

五試於禮部方售鄉貢進士四舉于吏部始授四門助教噫四門助教限以四考格以五選十年方易一官也自茲循資歷級然得太學助教其考選年數又如太學若如之則三十年矣三十年間未離助教之官人壽百歲七十者稀詹今四十年有加矣更三十年而有遺秉則滯穗也萬秉穫十年於此是一生不睹高衢遠途矣況先三十年就知存亡哉夫大田斯穫而有遺秉則滯穗也萬秉穫

一萬穗稀一詹豈遂當其一乎是天地也命之翅必與之羽翮副其巨細使得飛也命之足必與之蹄蹻稱其短長使得行也若命之翅而不與之羽翮與之而巨細不相副飛則墜若命之足而不與之蹄蹻與之而短長不相稱行則顛命適遺之墜與適遺之顛則如無命無與也詹代居閩越自閩至于吳則絕同鄉之人矣自吳至于楚則絕同方之人矣過宋由鄭踰周到秦朝無一命之親路無回眸之舊猶孤根寄不食之田也人人耕耨所不及家家灌溉所不露其擢乃條枝成乃華實者上天至仁之膏澤厚地無私

之陽春乎上鄭相公書　歐陽詹

今大盜未誅羣寇更起其可處置者惟兩江半淮三蜀五嶺而已其中最切者請舉尤以明之每道皆有客軍本在同心平難側聞將校謀勝監軍爭長節度歛手金多者雖敗即安無金者讒入則退戰勝攻取未之前聞爲今之計莫若監軍一切且停客軍權屬節使申明本管無得相干然後愼選良將文武兼備委之鎮撫上蕭相公書　于邵

且於西漢公輔言之蕭曹以清靜熙帝載良平以謨明賛王業至宣帝時魏相通故事邴吉知大體斯皆

章章可言者也洎夫張蒼之律曆孫弘之文章章賢之好學平當之有聑然亦號爲賢相抑其次焉至若匡張孔馬服儒衣冠被阿諛之譏不勝其任最下則陶青劉舍莊翟趙周之徒皆齷齪備位故身名皆泯

荀慮失之千古通病無藥可医

有介馬而馳之勢

夫此數子者豈不粗知君臣之道古今之變哉病於無所發明保持祿位而已有時無功可不謂大哀乎賀外

甥崔相國書于邵

古人云以水投石至難也某以爲未甚難也以卑干尊以賤合貴斯爲難矣何者夫尊貴人之心堅也強也不可轉也甚於石焉卑賤人之心柔也弱也自下

心道二字下得析實

也甚於水焉則其合之難也豈不甚於水投石哉然則自古及今從從有合者又何哉此蓋以心遇心以道濟道故也苟心相見道相通則水反爲石石反爲水其合之易也又甚乎以石投水焉何者石之投水者水也猶觸之有聲受之有波心道之相得也則貴者不知其貴也賤者不知其賤也當其冥同許合之際但脗然而已矣其合之易也豈不甚於石投水哉伏睹先皇帝之遇相公也雖古君臣道合者無以加也然竟不與大位不授大權不盡行相公之道者何哉識者以爲先皇父子慈之間亦古未有也蓋先

文直遂而張慨

皇所以輟已知人之明。而使高宗寵用之也。天子之耳待宰相之耳而後聰也。天子之目待宰相之目而後明也。天子之心識待宰相之心識而後聖神也。宰相之耳待天下之耳而後聰也。宰相之目待天下之目而後明也。宰相之心識待天下之心識而後能啓發聖神也。然則下取天下耳目心識上以爲天子聰明神聖者。此宰相之本職也。而爲匡輔緝熙宣和之道也。若宰相唯以兩耳聽之兩目視之一心思之則朝廷之得失豈盡知見乎。必未盡也。而況於天下之得失乎。宰相之耳目得聰明乎。必未也。而況於上爲天子聰明神聖乎。然則天下聰明心識取之豈無其道耶。必有也。在乎知與不知行與不行耳。噫。自開元以來。斯道寢衰。鮮能行者。自貞元以來。斯道寢微。鮮能知者。豈唯不知乎。又將背古道而馳者也。何哉。古之宰相以危言危行持危持顛爲心。今則敏行遜言。全身遠害而已矣。古者宰相取天下耳目心識爲用。今則專任其兩耳兩目一心而已矣。古者宰相以接士爲務。今則不接賓客而已矣。古者宰相以開閤爲名。今則鎖其第門而已矣。假使天下之聰

有開猶不開接猶不發者

明盡委弃于步、木、中焉、天下之心識、盡沉没于泥土、
間焉則天下聰明心識萬分之中宰相何嘗取得其
一分哉是故寵益崇而詡益厚歲弥久而愧弥深至
乃上負主恩下欺人怨行止寢食自有慙色者矣豈
非不得天下聰明心識之所致耶然則爲宰相者得
不思易其轍乎是以聰明損於上則正直銷於下畏
忌慎默之道長公議忠讜之路塞朝無敢言之士庭
無執咎之臣自國及家寖以成弊故父訓其子曰無
介直以立仇敵兄教其弟曰無方正以賈悔尤先達
者用以養身一作聲後進者資而取仕日引月長熾然
成風識者腹非而不言愚者心競而是効至使天下
有目者如聾也有耳者如聾也有口者如啞也

爲人上宰相書　白居易

古吳陳仁錫選評

張說

文苑英華

碑 全錄

隴右監牧頌德碑 監牧一校

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天子十二閑馬六種閑爲一廐馬二百一十六應乾之策也六廐成校五馬一作良一駹是謂小備校有左右閑成十二合月之道也駹馬三良馬之數凡三千四百五十六是謂之大備秦并一海內六萬騎之國馬盡歸之帝家則制

讀此文乃知古人用駹字

陋矣漢孝武富（一作當）文景儉局（一作約）之積雄衛霍張皇之勢勒兵塞上麾馬有四十萬疋東漢魏晉國馬陵夷不可復逮武帝時矣後魏以胡馬入洛蹴踘千里軍陣之容雖壯和鸞之儀亦闕大唐接周隋亂離之後承天下征戰之弊鳩括殘燼（文粹有僅字）得牝牡三千從赤岸澤徙之隴右始命大僕張萬歲葺其政焉而奕世載德纂脩其緒肇自貞觀成于麟德四十年間馬至七十萬六千疋置八使以董之設四十八監以掌之跨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四郡之地編員千里猶爲隘狹更析八監布於河曲豐曠之野乃能容之于斯之時天下以一繼易一馬秦漢之盛未始聞也

張氏中廢馬官亂職或戎狄外攻或師園內寇垂拱之後二十餘年潛耗太半所存蓋寡開元神武皇帝登大寶受靈符水瑞感而河龍出星精應而天駟下二年春帝乃簡心膺（二本作胸）善畜之將卜福祐宜生之長俾領內外閑廐使焉即開國霍公其人也公名毛仲姓王氏開元佐命之元勳東國亡王之後裔四伯輔禹與治水之謨四七與漢在經星之列（文粹作裔）清明虛受察含永鑑籌謀先覺慮出蓍龜竭無私之忠而善歸天造輸不懈之力而玄同日用故得騰躍風雲

攀附日月策功第一承恩莫二庭羅魏絳之鐘鎛第賞堂邑之山林文馬蕃錫於晉侯御衣亟分於韓信庶姜如玉則降榮形管衆子垂髫則抱拜朱弗聖人之見之也必猶爾爲之四顧而滿志聖人之不見之也乃恤然若無與樂其天下仲尼所謂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夫其處身則立無跂正也視無還端也聽無聲成也言無遠視也國有憂未嘗不戚國有慶未嘗不怡其御下則明利害之鄉阜蚴求之務使之趨害而避害懷德而畏威身不離於闕廷令遠行於垌牧亦有不學而暗合於古未更而懸辨其事然其從政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者也若夫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敬其本也日中而出日中而入禁原焚牧除蓐麗廐時其事也潔泉美薦庳凉棧濕翹足而陸交頸相靡宜其性也攻駒教駜講馭臧僕刻之剔之羈之策之就其才也不反其性故親人樂藝節樂如舞之心自生不窮其才故圉扼驁曼竊轡詭銜之態不作爾乃舉其神異則墊駒駘腰襄乘黃茲白來儀外廐呈技內櫪朝闖風夕洗天潢聖皇一馭長壽萬年別其種類則有研蹄繁鬣小頷遠志曰龍曰駵曰戎曰騵差其毛物則有蒼白

驪黃騂紫騏皇騅（丕馬駁）騮騵騧駱騢駁駓駹雒鴈駁騱駮騅騽駱駟駿毫骭馬足狼尾魚目宗廟齊戒事齊力田獵齊足無不一畢有元年牧馬二十四萬疋十三年乃四十三萬疋初有牛三有羊一十萬二千口是年亦二十八萬六千口皇帝東巡狩封岱嶽釐輅既陳羽衛成備大駕百里塵烟一色其外又有閒人萬夫散馬千隊骨必殊貌毛不錯羣行如動地止若屯雲百蠻震聾四方躍威懷紛紜壯觀揮霍迴衡飲至朝廷宴樂上顧謂太僕少卿兼秦州都督監牧都副使張景順曰吾馬幾何其蕃育卿之力也劉曰帝之福也仲之令也臣何力之有因具上其狀帝用嘉焉霍光曰無伐辭貌無得色朝髦庶尹歆於是明威將軍行衛郎將南使梁守忠等及五使長戶三萬一千人僉曰自開府庶我十三年矣畜有孳息人無乏匱克厭帝心莫匪嘉績且如停西南兩使六頓人夫蒙穀計八十萬工圍石以息人約費其政一也納長戶隱田稅三萬五十石以檢私肥公其政二也減大僕長支乳駱馬錢九千三百貫以室隳止散其政三也供軍筋膠十萬七千斤以收絹繒工其政四也蒔茼蒸苜蓿一千二

百頃以菱蓄御冬其政五也使監官料舊給庫物新
泰甫本牧分其利不喪正錢二萬五千貫以實府宜
宮其政六也賈死畜貯絹八萬疋往嚴道市一作千僮人
口以出滯足入其政七也五使長戶數盈三萬
墾用給食糧不外資以勤農却輓其政八也敢問監
牧之事孰能如於此乎然則稱伐計功前典所貴上
以美聖主擇才之得人下以贊忠臣受任之盡節末
以道官屬承風之成事竟以示後代而前之令聞是
四烈者不可廢也既而大君有命舊史書功吟咏聖
奇篆刻金石秦汧渺渺尚想非子之風魯野區區猶

傳史克之頌誠從此而觀彼夫何足以言哉頌曰皇
天考牧兮聖之君四十三萬兮馬爲羣塹洊渭兮垣
隴坂飛黃阜兮昆啼苑山崆峒兮水鳴咽泉噴玉兮
草汗血聚如華兮散如雪性既馴兮才亦絕維國家
之大事駕時龍兮祭天地和鑾發兮文物備維帝皇
之七德戡戎馬兮威萬國綵髦翻兮金介直有霍公
之掌政擇張氏之舊令天王大駕兮伏黃麾大僕驂
乘兮展輅儀舞月驅兮蹀雲螭神倜儻兮志權奇騏
驥溢埜兮牛羊日多子孫榮位兮恩寵如何頌皇靈
兮篆金鼓萬斯年兮羣王府

錯落有古意

白楊神新廟碑

道太原而北列郡數十鴈門爲大在周秦時與山戎林胡犬牙其疆國家以文德柔惠而驅去之北跡遐塞口猶千里而遠若内地控于通都秩二千石者非休懿德則名王旌士乙亥歲今尚書龐西李公廉刺并部選第郡政之尤異者得昌化守南康郡王河南元韶首表其名遽聞于天璽書勞勉移理於代惟南康以壯事老謀逮事先侍中平王則尚書郎寧王勤於君惠於人而敬恭於神由是神降之福人懷其德是歲夏五月赤車彤襜至自石州初一日會計于

官次察掾吏之勤隋次二日存問于里問求人民之利病既三日徧祭于山川神祇蓋無停陰變不輟聲于郡東凡四十里白楊有祀實代之主也雩水旁注雁門山前峙礴薄相抵爲堆爲阜鬱薈柯條如虬如龍廣僅百畝厥高又倍信可以回薄日月而避逃風雨豈朔漠之氣凝結於此乎坤元之精決泄於此乎不然其何以巍巍蒼蒼將欲受若木稍扶桑卑大椿於濟國小蟠桃千東方與夫古墓多悲蕪城早落者不可品矣按諸經記且曰昔元魏高祖孝文由一成而宅九有起雲中而馭天下損益三代憲章王厥

初經營由此途出繫馬其下歌鞍千枝威靈所憑別
白而在既還頃以附土又跳騰而架空如有高掌躡
爲鳥勢形洎今朝中書令燕公說摹詠其事（張公白楊篇之）
幸章云欲識前王塔鞍戶部侍郎吉公中孚申而明
處正北苗抽一小枝建中初吉公以萬年尉爲聽訟判
之官至此爲之歌序其載其事焉故迹湮顯高名
益大爲屏爲圖播于海嶠代人神之是以祠也而舊
規相襲未甚弘麗簷廡東嚮椽欒內奧有禊蠱之氣
無尊嚴之威式車馬者以避禍非以致敬奠薦蘩者
惟徼福不惟饗德猶此祀也不亦湊（疑）孝文於代乎
南康其孫也大懼夫祖德之墜于地因愀然而言曰
於古有召公奭以區區陝服爲周二伯行埜聽訟憩
於甘棠後之必思其人猶愛其樹其在詩曰勿翦勿
伐召伯所茇矧我烈祖有開國之武麗天之文撫正
萬方照臨四海而又儲祉降惠于後子孫俾不佞起
家而王專城爲守愧不能顯揚先美使若黃帝幸君
之使使理此土敢黷於祭祀是褻于功烈而速其辠
戾也一年因農之隙而易其地二年乘歲之豐而改
其製不三四年得請于上而新廟成南面衮服所以
稱尊也兩楹阼階所以定位也築墉于外所以禦侮
也設屏于前所以修容也躬躬沉沉顯敞靚深不風

而清無雲而陰前王戾止之儀于是乎在裔孫聿追
之孝于是乎舉不唯禁淫祀廢非禮抑亦開明德摛
耿光欲使異日觀者不俟請書問俗而知樹之所由
植廟之所由崇詮於有知僉曰非頌聲不可初南康
之典化顧嘗客焉迨今剖符則又備位于隴西公之
府相得最舊見繩爲文故敢徵成之功與作之義纂
刻貞石立于前楹庶擬衛惸矍鄭之銘敢同魯僖閟
宮之什銘曰

蔚彼白楊業生雁門蒙暑翳寒晴天色昏巨抵交柯
龍翔虎眠從古強名莫知其原惟昔魏帝于枝息鞍
懸垂低昂厥迹猶存大畏其力小懷其恩爰有靈祠
號爲神明二扉不扃四簋不陳樵蘇所往雉兎爲鄰
於鑠良牧時惟孝孫下車之初致敬而言蔽芾甘棠
猶思其人綿綿葛藟下庇于根乃正名居式崇藩垣
山立當守翼張重軒有赫斯皇旣嚴且尊允矣君子
熟如其仁大椿之年細柳之軍吾與元也人誰問然
欲載其功莫先於文編詞琢石終古不遷

燕支山神寧濟公祠堂碑　楊炎

西北之臣鎖曰燕支本匈奴王庭昔漢武納渾邪開
右地置武威張掖而山界二郡間連峰委會雲蔚黛

起積高之勢。四面千里。陽崖有栝柏之材。備幹革陰叡有堅剛之璞。化五兵。維人氣雄其畜多焉。虜得之以制陰國土。天街周以之興。秦以之覇。漢得之以斷右臂。却南牧。西睚于海。北漸于河。自外而望上也。熊一作羆乎一氣。旁薄朔方。前衡塞門。與積石來朝。崑崙相長洎陸。蒼蒼臨峻極。則形變六合。空同大荒。青冥在混元之中。絕辟揭宇宙之外。舊史云封祀之山八中國之外三。自夏缺壤。一作秋時更百王。莫能配天。其意者將續禹之業。以俟聖人乎。維唐百三十載。貢玄化之紀。息金革之虞。一作墟荏

蠢蒸然萃于聖澤。於是左丹穴。右崆峒。古所未賓。歲頊首于路門之外。天子登神宮。勒金版。將復美于郡岳。告成于昊蒼。議夫此山天合氣以正秋方。地與神以主西國。俾蚌蟫者爲師。爲旅。貔虎者爲妾爲臣。不在於巨靈乎。其封神爲寧。濟公錫之。聲帶。備厥禮物。詔邦牧太子少保哥舒公卜吉日築臺。一無臺字靈祠于高麓之陽。每歲盛秋。以笙鏞之器。錡釜之品。率封內以望之。索羣神以會之。亞旅師氏。旄頭弩牙。金鼓七校。車徒十萬。從享于廟庭。大閱于山外。所以固天界以崇聖功。乘地險而恢遠畧也。觀夫業嵩懸抱烟雨

屑窣宮庭晃其閑一作暮林石古而幽陰神其居之
可以禱安靜矣樹一作空桑變鍾石神其聽之可以
感和樂矣大玉通帛能熊蟠桂漿粲其傾筐采章一作物
煌煌神其歆之可以祚永一作有年矣維石巖巖而日
月不老維靈是與生此熊羆神其薦之可以奉吾君
矣於戲陳信克享正詞幽感宜乎有祈而降有祭而
歆龍也無風雨之憾虵一作敵也無氣焰之作此神之
職又何羞焉乃作頌曰

揭靈山兮天地界勢奔壯一作突兮風雲駭峰龍有一作
峰蹲龍兮入天門氣虵變一作變虵兮破淫一作烟鼠昏祐自天
夜霜入鬢
苦甚啾虜
為餉甘甚

兮得終古被一作備華蟲兮駕朱虎

掾川郡王神道碑

張說

珠玉無遠而登蕤輅之飾寶也松梧無幽而入殿堂
之構材也物貴其用人亦如之掾川王論弓仁者源
出於疋末城吐蕃贊普之王族也曾祖贊祖尊父陵
代相蕃國號爲東贊戎言謂字曰論因而氏焉公有
由余之深識曰禪之先見陋偏荒之韋毳慕上國之
衣冠聖曆二年以所統吐渾七千帳歸於我是歲吐
蕃天下公勤兵境上縱諜招之其吐渾以論家世恩
又曰仁人東矣從之者七千人朝家大勳授左玉鈐

衛將軍封酒泉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國語曰大戎樹敦守終純固今其俗獷而輕宛其法折而不撓故前代無降人中國無童僕自公拔身向化首變華風澤潞之間始見我州矣若夫河南胡苑峒牧所利每歲氷合虜騎是虞中軍必謀於元老亞將固選於時傑神龍三年以爲朔方軍前鋒遊奕使景雲二年換右驍衛將軍開元五年兼歸德州都督使皆如故入年遷本衛大將軍改朔方節度副大使公之理兵也堅三甲一作韋利五刃偶拳勇齊足力信賞罰分甘苦六轡如手千夫一心接獯獫猶蚊蚋臥沙塞猶衽席

猶居露食垂二十年雨畢而成師氷泮而休卒寒氣入於肌骨夜霜入於鬚髮人不堪其勤公不改其節韓公之建三城也公洎兵諾眞之水刷馬步心之山以爲外斥而叛徒安堵鄭卿之和默啜也公授館李陵之臺致饗光祿之塞以爲內族而賓至如歸九姓之亂單于也公四月度磧過白檉林收火拔部帳納多眞種落彌川滿塋懷惠忘亡漠南諸軍躡其計也降戶之叛河曲也公千騎奮擊萬虜奔走戮剪畧定師旅方旋而延陁跋扈復相肅聚上軍敗於青岡元帥沒于赤柳濼公越自新堡奔命寇場龐根之徒不

滿五百兇醜四合衆寡萬倍公殺牛爲壘敢虜爲劒
決命再宿衝潰重圍一作連兵躡踵千里轉戰全薛
公一作令納於河外反知運於寇手朔方諸軍壯其戰
矣研磨之奔也邀于黑山口覆其精銳布思之背也
追至紅桃帳掩其輜重乳泊之會剿蘭池之狂胡本
盤之役縲力渠之逋寇凡前後大戰數十小戰數百
算無遺策兵有全勝是以六狄逆遁三垂乂寧聲暴
露於天下業光華於世載信皇威之所加亦武臣之
力也故錦衣寶玉兌答戎功甲第良田丞承王命帝
錫其智効累其優寵黃頭黑齒比價齊名積戰多瘡
累勞生疹愚命尚藥馳往診之音竪已深秦醫無乃
及十一年四月十五日薨于位享年六十有六制贈
爲樂川王稱故國本其志也太常議謚曰忠由舊典
昭其行也長子雲忠襲官封繼事業次子舊久特拜
郎將十二年四月詔葬於京城之南懷遠人也太常
鼓吹介士龍旂虎帳貂裘封聲殉焉吉凶之義舉夷
夏之物備長安令摠徒以護事鴻臚卿士庶賓以觀
禮哀榮之道著一作極矣君臣之義厚矣爰命國史立
碑表墓吾嘗同寮敢陳遺烈銘曰
黃河接天青海殊壤舉世安裕拔俗誰敢倫哉論厥

利有攸往奮飛橫絕搏空直上以衆敵寨因敵立勳
吐渾一作蕃　萬戶吟嘯成群精感天地氣合風雲既封
酒泉乃位將軍朔方陰塞直秉獯虜帝命先鋒闕家
虓虎上北尸寵一作山北加電漢南擊鼓數年之間耀國威
武我有師旅將軍鞠之我有邊睡將軍育之柳澗亡
師一劒復之蘭池叛胡三戰覆之武節方壯朝霧不
待王爵送終宿恩未改時來世往人亡物在銘勳讖
德以告四海

翰林學士李白墓碑　裴敬

李翰林名白字太白以詩著名召入翰林世稱才名

古得翰林他人不復爭先其後以脩從得罪既免遂
放浪江南死宣城葬當塗青山下李陽冰序詩集粗
具行止敬嘗遊江表過其墓下愛其才壯其氣味其
嗜酒知其取適作碑於墓且曰先生得天地秀氣耶
不然何異於常之人耶或曰太白之精下降故字太
白故賀監號爲謫仙在天上物外神仙會集雲行鶴駕想見飄然之狀視
塵中屑屑來粒蠢蠕紛擾菌蠢鶩絆蹉躓之北又嘗
有知鑒客并州識郭汾陽於行伍間爲免脫其刑責
而薛重之後汾陽以功成官爵請贖翰林上許之因

免誅。其報也又嘗心許劍舞裴將軍子曾叔祖也嘗投書曰如白願出將軍門下其文高其氣雄世稱其本懼失其傳故傳叙之太和初文宗皇帝命翰林學士爲三絕贊公之詩歌與裴將軍劍舞泊張旭長史少書於三絕夫天付上才必同靈氣賢傑相投龍虎兩合可爲知者言非常人所知也夫古以明德稱占其官識者甚希前以詩稱者若謝吏部何水部陶彭澤鮑參軍之類唐朝以詩稱若王江寧若宋考功韋蘇州王右丞杜員外之類以文稱者若陳拾遺蘇司業元容州蕭功曹韓吏部之類以德行稱若元魯山

防道州以直稱者魏文貞狄梁公以忠烈稱者顏魯公陸太尉以武稱者李魏公英公以學行文翰稱者虞秘監唐之得人於斯爲盛翰林其以詩稱之一也予嘗過當塗訪翰林舊宅又於浮屠寺化城之僧得翰林自寫訪賀監不遇詩云東山無賀老郡棹酒船迴味之不足重之爲寶用獻知者又於歷陽郡得翰林與劉尊師書一紙思高筆逸又嘗遊上元蔣山寺見翰林贊志公云水中之月了不可取刀斧尺量扇迷陳語文簡事備事爲作者附於此云會昌三年二月中敬自淵水草堂南遊江左過公墓下四過青山兩

發塗口徘徊不忍去與前濮州鄄城縣尉李邵同以公服拜其墓問其墓左人畢元宥實備酒掃留絹（集作綿）帛具酒饌祭公知公無孫有孫女二人一嫁（集作娶下同）劉勸一嫁陳雲皆農夫也且曰　妾不拜墓已五六年矣因告邑宰李君都儲請免畢元宥力役俾專酒掃事嘗享名甚高後事何薄謝公舊井新墓角落青山白雲共爲蕭索巨竹拱墓如公卓犖天長地久其名不朽此爲祭文寫授元宥又爲碑曰貴盡皆然名存則難故予重名不重官作李翰林十五字而已

周太子太保步陸孫碑　庾信

公諱遜字季明本姓陸吳郡人也君子至止既紹虞賓鳳皇于飛實興齊國南越使者解漢帝之衣西陵將軍覆吳王之蓋曾祖載爲宋王司馬留鎮關中赫連之亂伏劒魏室黃河桑陵或亡追路烏江艤船更無歸迹今爲河南洛陽人也高祖冠軍將軍榮州刺史吳人有降附者悉領爲州軍自是官師擁鐸更爲吳越之兵君子習流別有樓船之陣父政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恒州刺史中都獻公太祖扶危濟顛經綸夷阻報君之恥遠襲平原以高平覇業所基委命

留事關中餽食非直榮陽之師河內供軍豈但淇園之竹公秉照晉之靈降明神之德猛虎振檻七年不驚羝羊觸藩九齡能對諸兄以公先君愛子稱之曰仁推而襲封雖復季末大成之心守節疑有缺誤既遭燻穴翻從壓紐太祖初封咸谷始合諸侯以公詞令參謀機密故得戎政克宣師言無漏賜姓步陸孤氏爰鹿輅而論都入鴻門而舞劒方之吹律緯有餘榮出身羽林監輕車將軍除尚書右丞宮聯會計務殷平準水衡貢杼常平粟紅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增邑千戶尋遷駕部中大夫領兵部中大夫領樂部（疑誤）東京鼎實先加鄧騭之懿西晉官人多用山濤之啓豈若五王登朝必司賓主之禮六龍御轡取定鸞和之節御正以官觸父名不拜會稽有王會之名其子不爲太守博陵有王沉之封其兒不爲刺史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入掌納言治司宗伯又爲軍司馬職居常伯勤閒於南宮位管王言連官於北斗豈止郊天祀地龍門嶰谷之聲贊鼓頒旗白露涼風之月閶夜有人衙罷數十匹公閉門不受行人干觸具以聞奏朝野稱之大尉楊震高（疑作直）推故吏之金涼州張奐高揖故人之馬清畏人知我無慙德齊

國通和封人受使以公有出境之才見命張檀之禮
既珠盤歃血定楚國之連名七首登壇反齊人之侵
地是謂使乎國稱光國久　疑　輔公侯五陵鍾鼎桐街
柳市塵起風飛乃授京兆尹增邑通前一千六百戶
餘官如故士林兵息蘭池盜靜不學王陽平生鑄金
之術未同張敞終日章臺之遊家僮暮行還得遺錢
於道并白絁十匹公訪得其主即以還之見金於路
指以示人得錢於道留持樹方之今日異代同風
俄遷司會治小司馬重總六軍再操八柄考績入於
最成論功書之年表尋授宜州諸軍事宜州刺史露
見觀風停車待雨百城解印憚朱穆之威千里相迎
受王基之德曾未朞月被敕追還春吏民不無河
內之請依依故老實念黎陽之別少陽養德前星守
器尊師讓齒必俟賢能乃授太子太保方之劉寔道
高於大邦譬以山濤榮深於小楚木有消渴之疾常
餌金石自理舊疾微增奄指館舍茂陵之下不留封
禪之書校尉之營惟餘服食之器嗚呼哀哉春秋四
十有七建德二年五月十一日也天子以大臣之喪
躬輟聽訟東朝以師傅之尊親臨攢祭詔贈其官本傳
作贈大將軍謚其公禮也以今三年正月十日葬於京兆

之高陽原夫人郁久閭西遇王姬受敬肅恭言容令淑有聞箴爨無廢紘綖爰在盛年先從大夜今節婦開墳松柏已拱季孫成寢丘陵始同況復圖畫賢妃一作姻方在甘泉之室瘞埋才子即用高陽之原公儀表外明風神內照器量深沉詣基不測事君惟忠事親惟孝言爲世範行爲士則留連墳素招悵文詞霜府錄於尚書天官總於司會出入匡贊常帶數職身具六龜腰恒四綬陳平密謀既非天子所見荀彧上彙又非諸侯所聞其爲郡也惟取赤土封書其爲州也唯以青鹽換粟留家則千樹無資遺子則一經而已嫡子操至性過禮純孝不遺墳前之樹染淚者先枯庭際之禽聞悲者則下銘曰

將軍振威南越受吏西陵解圍昔我烈祖垂翅秦中白馬無路烏江不通笛吟鄉里琴哀土風營州恒州山連日觀水枕滇機富春沙起開陽杜飛大夫屈節擁旄世載壯節旃矜人雄關塞直河穿趙平雲臨代生謂立功沒爲留愛降茲岳瀆誕此貞明祥符雲氣慶合星精宮惟定策殿杜書名忠泉暗漏孝笋寒生世屬殷周時逢楚漢天下三分鴻溝一半以我明略來參匡贊日乃再中天成兩旦遮桑三事歷副六鄉

天師（一作司）光宅地載謨明春宮定禮夏官治兵議言默識溫樹無名謙恭周密言行無乖忠公兕嬉陰德蚰埋軍國紛總部領瑱堵（一作階）馬不入廐金不入懷具瞻惟德高山惟仰甲觀初登龍樓初上東國桓榮西京疎廣年齡俄頃風電相推銘旌兩沒池柳雙迴熒熒胤子御父衝哀身彰野火心懼天雷月日其除榮終哀始馬歸司隸書還太史歷對天星墳連地市山勢接飛松形蓋起德音無絕平原忽矣

雲麾將軍郭公神道碑　楊炎

山之西出將地之右主兵故前有辛李之榮後稱周郭之盛。四族者貔武其人風雲其氣。出入千載戎狄憂之。皇唐一宇宙之初數蠻夷之罪太白上而天兵利陰精盛而神將出於是郭氏之室世並五侯丹掌轂者三十人分采地者三千戶劒騎鼎食氣蓋關山開閤而珠履成行宴享而土（一作梅漢）間出始提一劒而震清海作年未三十名冠雲臺位爲國之長君身主人之大命銘旂羽葆小韓侯之故事龍旂青社增召伯之舊封則祖宗之盛未始聞也鴻臚卿世關隴不震天其永思哉定之代故盛業集于金吾金吾名千里卿鴻臚之孫出於荆藍之中

長於松柏之下。虎頭駢脅、曲踊雷聲、猿臂過挾轅之材、鷹揚表下購之志。始以將門子往還隴上、開元中西討石國、負羽先登、特拜游擊將軍、斬衝都尉、駕龍媒於殿路、舞雙劒於前席。二十六載、詔公與中使劉玄復開葱嶺以功勝虜、不能軍班師授左武衛將軍特賜衣甲一副、超才也。後五載有苑門之役、走射鵰之羣、拜左衛將軍、嶺巖人陣既成、列而破石城天險不待戰而降、累遷左金吾衛大將軍、驟兼玉門軍使未行而遇疾、嗟呼病至刮骨、志屈敵肝、累喉白刃之中、垂翅青雲之上、以天寶十一載二月薨于武威之第。春秋若干、夫人弘農郡君楊氏、絳郡長史之孫、洮軍使雲之女。河華茂氣、齊姜盛族、知（疑作咊）子鳴鳳而外姻致駕、宜爾幹母而君子好逑。始於龍劒雙飛中而雲虹獨感。春秋若干有子一人曰某、果毅都尉山西將種、塞下雄兒、周郎之豪勇冠軍、終子之精魂先逝。年二十一、先公而夭。郭氏本自周王之穆、其在昔也、漢有司徒司空、魏有車騎驃騎、或竹馬垂信、或金玉（疑作穴）稱豪、世后佐漢以補天賢、王築館而爲道、其在今也一門三戟六乘七侯、伊吾久昭於前、鴻臚特坐於後、長河萬里敵國四方、每宴祭往來蒐除大

閱望帶裳者知宗廟之盛金鼓者成父子之軍世
德後來公其濟美則勳配祀典中乏主祭之名哀及
路人內無朝哭之位此窈勞之數孰可問哉猶子子
鸞善達禮以繼門族樂主辦以濟險艱荀令君爲不
亡趙將軍其有子以十三載某月葬我公于武威東
原非緩也實卜年龍蟠天井岡伏山形闕星象於玄
宮起風烟於松關將軍鼓吹廻過細柳之營天子輟
車出祖茂陵之道銘曰
壯哉強魂凜然風雨一劒刻鯨空拳搏虎錫以翿鼓
艬納降玲騑驌佩紲黃彼雅婆褕狄珩璜言念君子

乃心無忘精返太白魂歸故鄉雙墳巍然流水湯湯
素雲如牛嗣石如羊二龍於此父子同岡

雲麾將軍李府君神道碑　楊炎

千秘之下曰幽都其氣角立其風精悍常山之下曰
泜野其鎮碑石其神蚩尤海岳廻抱府君出焉雲龍
感召府君感焉惟天永保唐運故府君來朝克生保
臣輔寧太業坐中台者三子銘鼎鼐者六朝當國宣
九合之勳昇堂有八元之族府君諱楷洛先族漢枝
尉之裔也世居其　疑北遂食堅昆之地實主崆峒之
人夫爲王侯小爲侯伯其精薄日月其動破山川厥

後東遷復爲鮮卑之右庭山河之狀雙舞長劒左盤明嚴生介胄之容魁岸本山之狀戈虎嘯于窮滇雲從於大澤有沉謀以忠一作中國有長技以服諸戎天子聞而思之容命奇士要之信誓君子曰井谷不可以遊龜龍蟻垤不可以栽松桓淮陰去楚百里絕虞尚父從周樂生歸燕此必精合於王覇覩見於祥符宜乎萬方而趨一言而感矣是年冬府君與帳下騎士言曰吾乃祖本漢將辱於單于之庭而今千年大耻壯士當建功大國上駕真龍君有遇風雨而泥蟠無卷舒以蜿蟺變由是奮躍遠遊

飄飛上京其來也戎羯生憂其至也幽燕罷警上御前殿庭列千宮鍾石陳君臣相賀始問其姓因賜以家族特拜玉鈐衛將軍先賜以大弓文馬又拜左奉宸內供奉升玉堂殮流灌矣帝曰余欲成幽都殪死市乃命府君爲朔方討擊大總管於是雲麾鐵騎川動地踴左飲青海北登狼山帝曰余欲宅嶋夷破鴨綠擊靺鞨俘林胡乃命府君兼幽州經畧使於是間榆關橫障塞三以奇伏五以勝歸帝曰余欲軍北方之野乃命府君爲清軍於是敵也無氣談之作士也無踴躍之勞帝曰欲護堋牧使於是憑刻走隊法

掩亭院、神螭水瑞、孔皇充碩、帝曰余欲書日月之常、
教熊羆之旅咨爾職典彼朔方、復命府君爲節度副
使、於是鎮之以德、宣之以威、師和年豐、閭或不若、帝
曰余欲配鈞陳之位養死事之孤乃命府君爲左羽
林將軍、於是蓬頭射聲、上貫牛斗、帝曰余欲屠石堅
疇其代謀命曰府君乃命佐中權、發大號、於是玄黃
灑血玉石俱摧、載初中興蕃不庭、有詔府君尋盟舊
國、單車從漢、二憾來同、戎狄變心、懼我爲患、乘主客
之勢合豺狼之克甲典于門、車結其外、府君復爲延
地其爲國羞仰而騰駒若與神遇横跳出於虎口伏

鼠於龍頭、彷彿彪虎之扈、惡可喻也、吐蕃之寇河源、衝
下憑矣、矢口交作、府君以精騎一旅、濟河之一作而南
萬火燎牙他山三軍出其間道驚寇四潰重圍自解
加寵之奇孰云多也、初府君將赴征西、謂所親曰余
往必尅敵殆不能歸、及班師獻捷、殁於中路、明達人
之委順君子之忠節公之勇昌其智也至若秉季布
之然諾法穰苴之政教動於軍誌舉合吏能奇謀絕
於揣摩故事留於風俗神對曆象精合晦明勳道不
形進而人莫見也爲政以德寵而久彌尊也始自天
后之末至於聖皇之朝前後錄功凡二十四命食邑

二千七百戶封薊郡開國公又加雲麾將軍叅定國
者所軍拖侯服者四紀會兵車者百勝出帳下者千
人國有事未嘗不動勞無私可謂知禮故得大命三
贈重侯累封韓車山玄藏于太室壯圖未極沈疾生
勞臨合浦之秋伏波將老望河源之道征虜不歸其
年某月日薨于靈州懷定縣之師次享年六十有七
追贈營州都督賻物二百疋米粟三百石以明年某
月日詔葬于富平縣檀山原禮也夫人某郡都鴻臚
卿某之女異氣祥合高門纘徽卜隣也鍾鼎再懸受
祿也夔龍在席元子太尉臨淮郡王兼侍中光弼河

圖鈞合上感神精磅礴于陰陽之和同符於元命之
紀次子將作監光彥氣含精勁仁服孝慈列侯于千
石之家從事于四方之志少子太保光進命匹忠義
縱橫知各天之辰家物之粹靈乾元申太尉以東諸
侯三會于河再以駙絜濟于淮海天子美齊桓之志
系凡蔣之盟以府君炳德丕赫積流仁慶追考功績
發于簡書謚曰忠累有褒贈號韓國夫人於是建廟
堂命宗祝室有山龍之服饗有金石之和昭宣令圖
煥然銘篆以炎掌史之官也奉命爲詞徘徊太名頌
耿弇有終有慶慷慨觀德美張仲爲子爲臣銘曰茫

莊上天下降狼星崆峒之野焜耀其形於赫巨唐風雨是經矧伊本邦昌不來庭煌煌府君爲國之翰從順于戎威讋勦亂陰剛萃靈敎禍精悍志不可翫綿綿塞草天地（一作之）下此拒狼山野無胡馬殊勳大績玉劒玄社天空武庫海折崑崙（一作）在昔遺慶魯之城孫曰聖在天勤于至道既命大尉亦崇太保一門四龍三作元老赫赫元老氣合清貞白髮垂冕高堂有親帝命韓國祚于夫人亦詔前丘下寵明神左鑒貞石垂于將來矧我洪勛上懸雲臺彼丘之頹此澤之堆悠悠令息萬古不回

唐元城府左果毅贈郎將葛公碑　張說

公諱威德字其曰葛氏京兆涇陽人也其先嬴姓咎繇之後夏有葛伯氏族興焉寧陵之傍尚傳侯國綏山之下獨有仙祠嬰則（一作）威服五城襲則績稱二縣鴻臚秀於吳會（一作）散騎崇於晉京（一作）集在其子孫是宜繁羨公生而開朗長而英拔井田馬鄭之學動合禮經不待孫吳之書暗同兵法有拳勇尚氣槩願聆稜華風神都爽五馭善於東野六射勁於西霜少以嫖姚之才入光供奉之選御橋驟駕犯清蹕而未驚肇道啼烏應鳴弓而自落使蕃左右星歲重深贈上柱國

拜元城府左果毅天下大定李廣之用無施雲中荐賢馮唐之言已老春秋六十有五神功二年某月終於落師藁殯邙阜夫人太原郡王氏夫人郭氏實生大將軍福順一見聖主再紐乾綱重位冠乎北軍茂功藏乎南是故象服臨祭魚軒以朝天子深嘉嘆馮勤之母羣公列拜賀虞潭之親享年七十有五薨於京兆之三眞里公愛敬奉親軌則可集作可字移於後代義方訓子福祿集作祿孝來及於先人葬有日衆乃下制曰禮著飾終情惟悼往詢之前列抑有藩臣爾左羽林軍大將軍葛福順亡父某字某謙素弘雅藝能未展才術奄從洞須而嗣子克家式昭勳業既念功以追遠亦自葉而流根宜申奬贈俾慰泉壤可贈游擊將軍守左驍衛翊府郎將開元九年二月九日葬我郎將君軍前夫人王氏後夫人郭氏祔焉禮也童芾以遂輀旗在列廟食備其祖牢法葬陳其簫鼓孝慈之道著矣哀榮之禮備矣尋彼平生之事忽如絕光繫乎碑版之才永存遺烈銘曰

硜硜都尉角立傑堅詩書爰設金鼓氣雄金鼓六藝爰設射馭爲武百行雖多忠信爲主時不兼命位不名充才善流慶答身謝榮來太原棣棣寔惟嘉偶羽林

桓桓克大其後

章懷太子良娣張氏神道碑　蘇頲

維蘭有香惟玉有瑾可吉其夢可勞一作榮其弄故稟離成女祥歸太子之家有震爲男業盛天人之卜因以貴者德其全與我唐章懷太子有良娣曰南陽張氏之子也邠王守禮之母也初章懷封於雍良娣選以入後章懷謫于邑良娣隨而遷邠王錫玄社建蓍扉良娣坐華茵驅香輦雖逶迤失於階老而埶闢存乎與成始十四奉吾夫逮笄年而轉茂終六十四違吾子當卦數而同極非娩娩淑貞之則含章尚柔之令孰臻於此矣若乃畫堂清兮羅幕薰匱照曜兮結氛氳杲杲之日英英之雲蓋良娣之才之美是效是則潔素罔捐於篋煒彤益照於管嫮顏不兢徽範自持處獨藹如顧儔芬若施於積善覩從梁駟馬之藩貽厥累仁傳相漢七貂之緒隨上儀同井泉府別將嚴之曾孫侍御史睦州刺史詳一作祥之孫朝議郎行貴州都督府始安縣令冏之女也曾構聳起昌瀾遠激去遷南國儼西鄂之豐碑來應東朝署西京之戚里不然何謂釐爾女士從以孫子疑快之良乎及母儀可宗臣軌伊厲師以儉約戒於盈蕩洛濱無被除

之事淫上無紊美之物衣錦褧裳寧吾所好擊鐘撫
食唯爾之競俾吾王忠肅恭懿既明且哲志於道者
本於教也粵景龍二載孟夏之月遘疾棄養於京延
康第之寢泊景雲光華春雨自葉睦於我則先受九
族慈於王則無深十起承其錫類衆悅以入禮物朝
遣使臣廷命金紫光祿大夫行鴻臚卿趙承恩銀青
光祿大夫尚書左丞元賜持節冊贈曰章懷皇太子
良娣祔于陵邑禮也嗚呼山疑鶴駕地卽烏號太子
賓帝之餘高宗在天之所衣冠道德密近屬於陪乘
光表闕塋殊遠嫌於好內又典地司空卿王守禮幼
承法慶長被驩光克仞之堂咸疑曾氏而逾壁萬家
之域小韓王之不綱所以傍彫翠琰代奏丹墀天子
孝理之風匕周於品物孝思之德況及於兄弟乃勑
禮部尚書蘇頲採詢爲言由是稽舊聞討前訓位不
之易祿不之重而莫顧者鄭勝疑之足稱也信不負
之心義不虛事而竟死者越嬪之可徵也咸彰君之
隱過或狗已之微直晉如有始有卒知柔知剛艱虞
則持操服勤富貴則竭誠循禮夫詮一行者尚紀圖
書懼疑三從者豈遺刊刻其銘曰
天祚有唐於昭烈光今土分五色作我藩國今雷震

百里惟皇元子伊何匪淑不婦厥婦伊何終溫且惠挂宮甲觀之聲迹竹苑平臺之往昔車已折今我未召　疑攝其新今子爲王子爲太殷聖造今沐嘉會歲不與今時迅奔華穰壤今託窀閣闇闍崇於上京松柏被於長原子哀哀今纂碑於是親永永今殁代如存

昭容上官氏碑銘

天降嗇雨山川出雲乃生靈媛祚我聖君精微其道煥炳其文三光錯行昭容綱紀百揆繁會昭容餘理外圖邦正內諗天子憂在進賢思皇　集作求多士忠孝必　集作感天焉報之吉卤有數丘焉禱之如彼九日羿焉報之如彼三良秦焉悼之漢宮選材班氏其特楚史書霸樊姝之力或穆齊公叙明其德嗟爾形管是鑒是則

碑銘錄

昔表亡馬氏蔡筆斯奮鄭喪曹姬潘文亦作翌玆內範事華無愧砥望夫之石以表靈丘緝幼婦之辭將傳終古

延州豆盧使君萬泉縣主薛氏神道碑

紘綖祭服闕翟朝衣簪組入神剪制驚國雕葫之飯露葵之羹五齊六清三釀七醞咸一見而洞理或不

習而知和匿武收繼趙之勳產姚承配夏之慶吹氛
風於椒掖外王母於梧宮白玉滿堂聚姻親而同有
黃金作穴散隣里而無餘君子欽其市集作義聖人
嘉其寶儉故寢疾則飲食天厨湯藥御府匪日伊夕
上宮駱驛於閨庭送終則威儀傾都車騎噎日自宮
徂野中使相望於道路雲橫波甃神變艷爛於山門
鶴倚鸞翔生氣宛延於松路鄭國夫人神道碑張說
致命伐罪擒叛獫於百越寫誠誓衆破狂蠻於五溪
闕子弟如使手足請風雷若應期埶潁川郡太夫人陳氏神道碑
堂邑山林忽焉瘁色平陽歌舞適足愁人水非湘渚
還起帝子之詞山是洛陽即封天妹之塚銘曰帝系
白雲仙源紫氣漲家成國承天作貴鄭國長公主神道碑張說

吳陳仁錫選評

文苑英華

墓志銘　全錄

鄭國公墓誌　楊炯

仿詔誥体作劃

永昌元年春二月甲申朔鄭公薨公諱柔字懷順弘農人也縣犯大原王廟諱改爲仙掌焉公即隋煬帝之玄孫元德太子之曾孫恭帝之孫鄭國公行基之子粤若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脩其禮物惟丞相保寧西漢惟太尉亮弼東朝功書王家澤流後嗣亦

猶司徒之敬敷五教殷德日新后稷之播時百穀周有大賚隋高祖昧旦丕顯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顧命恭皇帝遜位明敭能讓天下作賓皇室與國咸休承百代之宗國稱二王之後公山河積氣清白餘基孝友著於閨門信義行於邦國縱心妙用不出戶庭覃思典墳不窺園圃及其上公傳位命服居前有怵惕之心無驕矜之色漢之平帝猶敬劉歆集作封酇侯魯之戴公尚聞商頌大唐貴爲辰極富有寰瀛用三王之禮以祠天地奏八代之樂以答神祇郊上玄定泰時金繩玉匣日觀登封左介西偏明堂布政未嘗不虞賓在列周客來庭禮秩尊於百寮贊拜絕於羣彥集作后猶能小心畏懼恪慎肅恭上帝時歆下八祇協以爲藩屏以訓子孫稟命不融享年五十有五鳴呼哀哉越其月葬于某原嗣子某官生盡其孝集作養死集作沒盡其哀學不替於爲喪禮有踰於鑽燧卜其宅兆俾無後艱遷其家風謂之不朽其銘曰

有客有客乘殷之駟建于上公尹茲東夏有客有客乘殷之轂作馹成行魂歸故鄉

周大將軍懷德公吳明徹墓志　庾信

以四六為
志銘原非
体要然庾
公畢竟第

公諱明徹字通昭宪州泰郡人也西都列國長以王
功被山河東京貴臣大司馬名高西漢豈直西河有
守智足杭秦建平有城威能動晉而已也祖尚南譙
太守父標右軍將軍抗拒淮沂平夷濟滎代為名將
見於斯矣公志氣縱橫風情倜儻圯橋取履早見兵
書竹林逢猨偏知劍術故得勇爵登朝材官入選起
家東宮直後除左軍葛瞻始嗣兵戈仍遭蜀滅陸機
纔論功業即值吳亡公（闕）梁未為達也自梁受終齊
卿得政禮樂征伐咸歸舜後是以威加四海德教諸
侯蕭索烟雲光華日月公以明畧佐時雄圖贊務鱗

翼更張風颺遂遠冠軍侯之用兵未必師古武安君
之養士能得人心擬於其倫公之謂矣為左衛將軍
尋遷鎮軍丹陽尹非軍中候摠政六師河南不尹冠
冕百郡文武是寄公無愧焉瀟湘之役憑陵島嶼風
船火艦周瑜有赤壁之兵蓋舳艫蔽齊有橫江之
戰仍為平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湘衡桂武四
州刺史遂得右廣廻扈麟車奚暢慶沙楚鐵更入兵
欄洞浦藏犀還輸甲庫雖復疾歌屢凱軍幕猶張淮
南望廷尉之囚合淝稱將軍之寇莫不失宄驚巢沉
水陌火為使持節侍中司空車騎大將軍都督而非

兗青譙五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南平郡開國公食邑八千戶鼓吹一部中台在玄武之宮上將斡文昌之宿高蟬臨髻吟鷺陪軒平陽之邑萬家臨菑之馬千駟坐則玉案推食行則中分麾下生平若此功業是焉既而金精氣壯師出有名石鼓聲高兵交可遠故得艫舳所臨蓋于淮泗旌旗所襲奄在龜蒙魏將已奔猶書馬陵之樹齊師其遁空望平宏之烏俄而南仲出車方叔涖止暢轂文茵土膺條中遂以天道在此南風不競昔者裨將失律衛將軍人是待罪中軍爭濟荀桓子於焉受戮心之憂矣故（疑作胡）以事君宣政元年屆于東都之亭有詔釋其鑾鑣蹋其豐社始弘就館之禮即受登壇之策拜持節大將軍懷德郡開國公邑二千戶歸平津之館時開樞馬之嘶舍廣城之傳裁見諸侯之客廉頗眷戀寧眷更用之期李廣盤桓無復前驅之望霸陵醉尉侵辱可知東陵故侯生平已矣大象二年七月二十八日氣疾增暴奄然賓館春秋七十七即以其年八月十九日寄瘞于京兆萬年縣之東郊詔贈某官謚某禮也江東人千子弟從項籍而不歸海島五百軍人爲田橫而俱死焉嗚呼哀哉毛修之埋於墓表流落不存陸平原

敗於河橋死生慙恨反公孫之柩尚且未期歸遠丱之尸竟知何日遊魂羈旅足傷溫序之心玄夜思歸終有蘇昭之夢遂使廣平之里永滯寃苦汝南之亭長聲夜哭嗚呼哀哉乃爲銘曰

九河宅土三槐貴職彼美中邦君之封殖負才矜智乘危恃力浮磬戢鐘梓桐垂翼五兵早竭一鼓前衰移營減竈空幕禽飛羊皮可贖畫馬何荀（荀）營永去隨會亡歸存沒俄頃光陰愴悽岳裂申台星空上將眷言妻子悠然亭障魂或可招喪何可望壯志沉淪雄圖埋沒西隴足抵黃塵碎骨何處池臺誰家風月墳

塚蕭遠營魂泣孤寓蠶岸亡封平陵不樹壯士之藏將軍之墓何代無武庫

平虜軍節度巡官李府君墓志銘　杜牧

牧大和九年舉進士第貢于上都有司試于東都在二都舉進士十往往有言前十五年有進士李飛自江西來貌古文高始就禮部試賦吏大呼其姓名譟視符驗然後入飛曰如是選賢邪祁手不出明日徑還江東牧曰誠有是人吾輩不可得與爲伍矣後二年事故吏部沈公於鍾陵宣城爲幕吏兩府凡五年間同舍生蘭陵蕭寘京

兆韓乂博陵崔壽每品量人之等第必曰有道有學有文如李處士戡者寡矣是卑進士不舉嘗名飛者牧益恨未面其人宜喜其人之在位也大和九年爲監察御史分司東都今諫議大夫李仲敏左拾遺常楚老前監察御史盧簡求咸言于牧曰御史法當儉謹子少年設有與游宜得長厚有學識者因訪求得矣資尸爲官洛下莫若李處士戡牧謝曰素所恨未兄者即日造其廬遂旦夕往來開成元年春二月平盧軍節度使王公彥威聲君名挈卑詞於簡副以幣爲請爲節度巡官明年春平盧府改君西歸病于路

卒於洛陽友人王廣思恭里第享年若干君諱戡字定臣七代祖渤海王奉慈祖杜衛州盈川令父登婺州浦陽尉浦陽晚無子夫人吳興沈氏夢一人狀甚偉捧一嬰兒曰予爲孔丘以是與爾及其一作期生君因名曰天授君幼孤有志無羣從可以附託年十餘歲即好學寒雪拾薪自炙夜無炭膏默念所記年三十盡明六經書解決微隱蘇融雪釋鄭玄至于孔頴達輩凡所爲疏注皆能短長其得失一舉進士耶不肖試歸晉陵陽羨里得山水居之始開百家書緣飾事業每有小功喪訖制不食肉飲酒語言行止皆有法

度陽羨民有鬬諍不決不之官人必皆以請君所著文數百篇外于仁義一不關筆常曰詩者可以諷可以流於竹鼓於絲婦人小兒皆欲諷誦國俗薄厚扇之於詩如風之疾速常痛自元和以來有元白詩者纖艷不逞非莊士雅人多爲其所破壞流于民間蛂于屏壁子父妻母交口教授淫言嫚語冬寒夏熱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無位不得用法以治之欲使後代之有發憤者因集國朝已來類於古詩得若干首編爲三卷目爲唐詩爲序以道其志居江南秀人張智實蕭寬薛人崔壽宋利楊發王廣皆趨君交之後

皆得進士第有聲名官職君尚爲布衣然於君不敢稍怠君在洛中因甚河南節度使蕭洪移鎮鄜州諫議大夫蕭俶以君言於洪洪素敬諫議即欲謁君以請君曰人間譁言洪盜籍外戚一窺其面能易吾死尚且不忍死況爲其黨乎居數月洪果敗娶弘農楊氏女早卒子二人長曰審之次曰鬲郎始五歲以某月日權葬于常州宜興縣某鄉里牧於君爲晚交得君最厚因爲之銘曰

命如烟雲道（一作宮）烟雲飄揚莫知往來爲道不至無以假息有道有命偶然相値命不在我不肖

續古文苑卷二十 墓誌

亦貴豈可指此與彼爲市烏乎定臣田惠孔修一作循曰學必聖飭我競競不一言命可傳其心以教後生嗚呼哀哉

著作郎贈祕書少監權君墓表 李華氏

君姓權氏諱皐字士繇天水人符秦尚書僕射之後世爲著姓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咸有令惠君既冠進士及第試臨清尉嘗節將兼本道使籍君高名表爲薊縣尉充判官亡何主將以逆節露君乃詐死使親涉江既免禍累知幾其神先帝聞而歎之除評事御史方議大用屬太夫人病危將侍奉憂勞因中痼疾亡何太夫人終君泣血三年厥疾加外一作服除遷起居舍人著作郎大曆元年四月某日不幸逝于丹徒因殯焉享年四十二嗚呼識者慟哭眷者痛心君有大節不可奪大名不可捨大才不可及大行不可名天與之仁不與之年哀哉自開元天寶以來高名下位華方疾不能備舉然所憶者曰河南元君德秀元終十年而南陽張君有睪張沒二年而君天君之志如其道德張之行如其經術君之才如其聲望人淪其瘁乎公素與昌黎韓幼深京兆王鎮卿洎華友善韓評君曰可以爲宰輔王評君曰可以爲師保華

評君曰可以分天下之善惡一人而已矣夫人朧西李氏仁賢有一子生七年矣哀禮成人嗚呼有後哉朝廷贈君以秘書少監悼賢也華因病風扶曳而往哭之嘗聲師乙之言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衛君可爲溫良而能斷者也故爲齊風表君之墓云

忠於其國孝於其家潔而不滓瑜而不瑕仁胡不壽爲善者何君不幸邪時不幸邪

墓志　館錄

文宗時宰相百吏願條帝功德譔號上獻公獨再疏曰今蜀之東川川溢殺萬家京師雪積五尺老幼多餓死豈崇虛名報上帝時耶帝乃止莊恪太子得舉上召東西省御史中丞郎官於內殿悉疏莊恪過惡欲立廢之曰是宜爲天子乎羣公低首唯公獨進曰陛下唯一子不教陷之至是太子豈獨過乎上意稍平公幼不戲弄冠爲老成人解褐得官超出羣衆中人不敢旁發戲嫚及爲公卿在朝廷省閣中大臣見公若臨絕壑先忖度語言舉止然後出發其所執持不可者筆一落紙言一出口雖天子宰相知不能奪壽不與仁相會貴不與才相期福不與善相報命不

與事相隨。何四者之乖刺。而不并集於斯。已矣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監察御史裴公墓志銘 穆員

周宣母弟就封于鄭河洛之地。即有民人虢鄶之君非無郡邑其後蛇鬬于門。龜嘗於鼎。韓侵負黍晉滅陽城其祀忽諸以國爲氏翟泉盟會之地。蒼鳥忽飛武庫兵攔之中。鱗魚逐上。常伯位重霍去病之登朝上將官尊公孫敖之出塞。銜珠雨雀同歸紫蓋之松出匣雙龍共沒延平之水。國有岩邑朝多君子武以莊公平王卿士温麥遂盟祊田廢祀。驂乘停輿來朝識履惟祖惟考既庑公樞機周密出納清通治煩政簡處亂心雄濟河遺惠海岱餘風世濟其美載誕其器忠無不爲孝則不匱幽冀紛梗關河鼎沸自北自南聲聲梁魏揚旌汝賴威震三川擁旄江漢席卷樓船成皐塵起廣武烽燃麾兵鼙箭雁落驚弦摠徼蘭錡申威河外山類鼓樓樹如車蓋都護兩道將軍獨拜梧桐茂苑楊柳倡家千金回雪百日流霞周零倏忽愴懷榮華河陽古樹金谷殘花龍昏雲暝山深路晚風氣纔高松聲即遠疇咨親友懽愉交結不爲平生應爲此別 周大將軍襄城公墓志 庾信

夫人高氏渤海人也系參晉政拒曹爽之異謀起在

漢庭共王陵而俱對況乎箴訓有儀言容以悳肅泰
中興賢才內則豈直不陳聽雜樂以變齊國之風不食
鮮禽以斷荊王之獵昔者之命蔓季武子之兩寢今之
同穴長平侯之北陵周車騎大將軍宇文顯大人墓志　庾信
嗟我遺嗣崎嶇趙武寒陽之覆鳥翼飢吞獸乳獲歸河內
更襲琅邪年方小馬怨結長蛇藏兵九地置劒千家
雪山埋馬氷河陷車既乃班政超然榮守朱鷺頻飛
金龜轉紐築塞長榆營軍高柳玉案推食河橋勸酒
石門氷釋金堤電散蘆水門關茅津成觀馭風逆翮
修途始半建武功臣先悲吳漢沉寥搖落游揚浸微
金城路斷鄜塢人稀風松蓋雲白水山衣賢已星殞
人殁蘭衰周大將軍琅邪莊公　庾信司馬裔墓銘
瑚弓偃月行馬流星置陣黎陽麾兵官渡平險聽鳥
馬陵書樹氣視廻津星占飛步火斷羌營沙崩賊路
及驅犀節乃牧雄州吏不驚夫人無喘牛西蠻得歲
東作逢秋步爛獄戶星低市樓周大將軍廣饒公　庾信
魏侯之見劉庾不覺歛容漢主之觀田鳳遂令題柱
張坦直諫既稱荀令之香鄒湛知言彌見羊公之悳
周大將軍開府嘉公　庾信
柳遐墓銘
楚材晉用不停于平章趙璧秦求無論於辭遠楚頊

襄之愛子。既布衣而戍谷魏安釐之母弟亦羈旅於邯鄲（周大將軍義興公墓志　庾信）風神機警聰睿精明有仍於宮牆無形於嘉慍金版玉策之記桃籍忘疲蘭葉芝花之圖膏快必舉碣石秋雲昭陽落月思風含瞻言泉流吻翩翩書記則阮瑀陳琳莊莊風流則王濛謝朓語其百發弓絕於猿吟論其百中劒深於雁陣枚乘之望梁苑不憚弃官樂毅之求燕路無辭千里至如應變將畧雷電立成帷帳謀猷孫吳闇合（周大將軍趙公墓志銘　庾信）二年長安有朱泚之亂公與故太尉段秀實約曰公爲曹沫我爲荆卿期以一劒而復大駕故公先機而發有害其成段公與公是日并命君子謂二公之於千古如生天寶末函夏寇亂西平王哥舒翰之守潼關也公上書論兵勢且勸深壁不戰以挫賊鋒西平命居戲下表授左武衛曹四遷至左衛郎將時賊臣當國而與幕府不叶公曰難將至矣遂閒行而南亡何西平潰敗（驃騎大將軍趙公墓志　穆員）上以中正重下以公平賜皆如水待月大小當應方員必呼公之材量如鍾含音扣一種麟物神則曰龍一種植合我則不衛人胡不求」

物貞則日松英英楊公於人被物藝檀潛弘溫良內克名不稱實祿有負惠天桃信美不能秋斂冬日可愛亦用西徂大阻斯來無賢無愚英英楊公與逝川俱卜宅修原有形永圖東海之山不易其盧

司倉參軍楊公墓銘　歐陽詹　朝議郎行鄆州信州

士生于時苟所貴者才有才無命考古今所哀噫

司馬任君墓銘　李翺

古之達人以生爲寄爲夢以死爲歸爲覺不知生偶然乎其有裁受乎偶然即泯爲大空與不生因其有裁受乎嗚呼勝之今既歸而覺矣其自知矣何爲其

然乎嗚呼哀哉

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杜君墓銘　柳牧

按河圖於玉版震一索而爲長男考天象於銅渾心前星而爲太子直城霞遠曲障雲平出入青瑣之門周旋黑衣之列

隰川縣令李公墓志　楊炯

高集遠躅濁涇清渭天子諸侯司空太尉星辰鼓舞山澤通氣道在者尊德成爲貴賈家五虎偉節最怒荀氏八龍慈明無雙

楊去盈墓銘　楊炯

維岳有五有華山之金石焉馬山阜相屬合溪懷谷所以鎮其南也維瀆有四有河宗之玉璧焉波瀾汩起洄洑萬里所以經其北也言其土地則巨靈之高掌

遠蹤作西漢之城池叙其衣冠則太尉之四代五公爲東京之柱國羣童忽聚逢若李而先知賓客相過問楊梅而即對姜肱没齒無因共被之歡鍾毓生年非復同車之樂楊夫論楊炯

審清河管輅之天文對江夏黃童之日食揮其勁翮則鳳皇飛鳴于赤山整其蘭筋則駿馬騰驤於綠地若夫神龍負卦瑞雀啣書安釐王汲冢之文穆天子羽陵之籍莫不因條報葉望表知裏鄭玄憚見覽萬卷之八千班固洽聳涉五經之四部歷諸疾而說劍直之無前引司馬而操弓觀者如堵朱家大俠滕公

有然諾之言劇孟過人表盎有逢迎之禮性剛勁懷救物之畧自倚周昌王陵所如固不合視貴善宦者如糞溲與平昌孟郊東野昌黎韓愈退之隴西李渤濬之河南獨孤朗用晦隴西李翺習之相往來汴州亂兵士殺留後陸長源東取劉逸淮乃作弔汴州文投之大川以訴貞元十五年翺遇玄覽於蘇州出其詞以示翺翺謂孟東野曰誠之至者必上通上帝聞之劉逸淮其將不久後數月而劉逸淮竟死其首章曰穹穹冉厚乎烏憤予而不據翺以爲與屈原宋玉景差相上下自東方朔嚴忌皆不及也

處士疾君墓志銘 李翺

歐陽詹

材植遠林寶產遐壤無知無玩自生自喪有唐君子當建中四年年二十遊京師值泚亂爲其黨源休拘委以軍事處士逸一日夕行二百里拜親於華陰圖路虞賊終不能東出百里間鄉里不足憂願得一見天子于鄠危中遂入奉天至漢中屢以兵食干執事者後長安李懷光踵叛關中公私飢李馬渾兵十餘萬計日餉食有司困竭授處士岳州巴陵尉繫職於餽運間後四遷至楊州士曹參軍至元和初以母喪去職哀哭濱死終喪因曰汙吾跡二十餘年食豐衣鮮以有養也今可以行吾志也乃於覇陵東坂下得永樹以居之後人知其堅不可復動矣田三百畝果蔬占其一捽墾辛苦不受一人錢惠朝之名士多造其廬未嘗以栖退超脫之高露於言色溫敎畏下如勇於仕進者論及當代利病活人緩邊之策必盡盡盡盡吐冀達於在位者至于安危機鍵之語默不出口尤不信浮圖學有言者必約真條目引六經以望之曰是乃其徒盜夫子之言面爲其詞是安能自爲之善圖山水狀鑒者比之朱審王維之儔鄉里百家鬪

世間有此快活人

世間有此辛苦人

訟吉凶一來決之凡三十六年無一日不自得也處
壬常曰相國劉公晏不急征不橫賦承喪亂之餘食
數十萬兵者二十餘年斯過蕭何遠矣（駱處士墓志）
父曰帝師母曰王姬車服不繫江漢無恩是生令淑
觀禮教詩聲超宋子德茂那嬪繼世盛蕙恩賢克舉
莫雁迎門儒蘋實俎奉盥如事移商即序春水浴蚕
秋機秉杼帝鄉近親帝城近臣濯龍親戚平陽主人
金波迴月玉樹臨春弄玉鳳皇昌容紫步自此千年
無人得道舜華榮曜飄零何早渭水北原平陵故園
幾通谷口即望寒門呼嗟此地去矣歸魂（周儀同枕滋公拓跋）

虢夫人剔遲氏墓銘　庾信

冠軍伯柴烈李夫人墓志　庾信

周有柱史夫子以之猶龍漢有將軍宛城以之輸馬
淮仙致雨仍攀桂樹之山楚客臨風更入芙蓉之水
夫人玉臺貞氣金河仙液蔡中郎之女子早聽色絲
謝太傅之閨門先揚麗則彭城丞發源殷伯承家漢
相山川氣候彰白武於皇縣象緯休徵下蒼龍於曼
倩女郎砧石響明月而思秋風織婦機床聽寒蛩而
催絡緯用曹大家之明訓執宋伯姬之貞節銘曰合
葬非古周公所存死生千載棺椁雙魂埜曠風急天

寒日昏烟霾杳暧霧失之墓門（彭城公夫人爾朱氏墓志銘）

嗟嗟黃鳥豔豔清月明其稱士母及鳳飛啓緜夫婦盡琴瑟之和鷄鳴咸纓舅姑移橋梓之敬（司屬王簿博陵崔訥妻劉氏墓志銘 張說）

莊公獨歎眷顏叔之純深有道相推見茅容之盡禮

張琪死日妻子唯托於朱暉劉惔生平風月每思於玄度豫章七載攉修緑而聲長條有鳥三年搏高風而運滄海（楊主盈墓志 楊炯）

行狀全錄

兵部尚書國公贈太保郭公行狀 張說

公名震字元振本太原陽曲人也大父任相州湯陰令因居于魏公少倜儻廓落有大志儀冠雄傑身長七尺美鬚髯十六入大學與薛稷趙彦昭同業時有家僕至寄錢四百千以爲學糧忽有一人綠服叩門云五世未葬棺柩各在一方今欲齊舉大事苦乏資用聞君家信至頗能相濟否不問姓名以車載去一無所留深爲趙薛所諸公怡然曰濟彼大事亦何諸焉十八擢進士第其年判入高等時輩皆以校書正

貞雅得相
信不難後
日相償

字爲榮公獨請外官授梓州通泉尉至縣落拓不拘小節嘗鑄錢掠良人財以濟四方海内同聲合氣有至千萬者則夫開其名驛徵引見語至夜甚奇之問蜀川之跡對而不隱令錄舊文乃上古劒歌其詞曰君不見昆吾鐵治飛炎煙紅光紫氣俱赫然良工煆煉凡幾日（文粹壽作年）鑄得寶劒名龍泉龍泉顏色如霜雪良工咨嗟嘆奇絕琉璃玉匣吐蓮花錯鏤金環生明月正逢天下無風塵幸且（文粹作得）用防君子身精光黯黯青蛇色文章片片綠龜鱗非直結交遊俠子亦曾親近英雄人（文粹作那）知何日中路遭棄捐零落漂淪

古獄邊雖則（文粹作復）沉埋無所用猶能夜夜氣衝天則天覽而佳之令寫數十本遍賜學（一作士）李嶠閻朝隱等遂授右武衛胄曹右控鶴内供奉尋遷奉宸監丞屬吐蕃請和親令報命至境上與贊普相見宣國威命責其翻覆長揖不拜贊普目視之贊普曰漢使多矣無如公之誠信遠近疆界立談悉定因遺金數十斤而還公悉以進上奏言揣彼上下之情人倦其隸役久矣咸願早和大將論欽陵不爭四鎮獨不欲耳但國家每歲不絕其使而欽陵常不稟命自然彼藩之人怨欽陵日深望國恩日甚設欲廣舉兵徒難矣

斯乃公間之微旨也必可使其上下俱懷猜阻矣則天甚然之無何吐蕃君臣果相疑貳遂誅欽陵弟贊婆及其兄子莽布支並來降公聲名籍甚授御史加朝散大夫遷主客郎中吐蕃與突厥連和大入西河破數十城圍逼涼州節度出城戰殁蹂禾稼米斗萬錢則天方御洛城門酺宴涼州使至因輟樂拜公爲涼州都督兼隴右諸軍大使調秦中五萬人號二十萬以赴河西公至涼州吐蕃素聞威名相謂曰我贊普猶懼吾輩何可敵乎相率而去公收合餘衆繕脩城壁施法令屯田一年而復公之功也公以涼州西

拒吐蕃北有突厥久示其弱未揚天威因徵隴右兵馬一百二十萬號二百萬集于湟州營幕千里舉烽號令時宗楚客爲相素與公不協令人告變則天惶懼計無所出狄仁傑魏元忠韋安石李嶠宋璟姚崇趙彦昭韋嗣立張說二十五人抗表請保如公有異圖並請身死籍沒則天由是稍安兵既大集人又知教分兵十道齊進過青海幾至贊普牙帳贊普屈膝請和獻馬三千疋金三萬斤牛羊不可勝數公大張軍威受其蕃禮而還既伏西戎震威北狄突厥獻馬二千疋所獲涼州人士皆放歸塞上從此方鎮肅清

蕃落畏慕令行禁止道不拾遺凡所規模制作率爲
後法河西隴右十餘處置生祠堂立碑頌德闔立坊
等爲其文尋有詔許入朝公素無第宅寄居友人之
舍候鼓入朝忽有人馬前迭狀開緘前人已去狀中
唯有物數而無姓名便於樹下獲騾馬二十餘疋帛
三千疋公曰豈非大學請葬之士乎因以買宅居止
薛稷趙彥昭聞之皆嗟嘆良久景龍年中宗楚客韋
處訥等潛結朋黨憎功害能授公驍騎大將軍兼安
西大都護四鎭經畧使金山道大總管時烏質勒久
恃衆倨傲不屈朝廷縱兵遠掠道路不通公以衆寡
不敵難以力制因率麾下數十騎徑入部落烏質勒
大出兵衛出迎望見公威容端毅風鬣若神不覺屈
膝因而下拜公宣國威命抗聲與語自朝至暮雪深
尺餘竟不移足質勒頻拜伏語畢歸帳相去二十餘
里質勒久立雪中倉卒疾發是夜暴卒其嗣子娑葛
集諸將曰漢使殺我君父今須復讐大舉兵衆將追
殺公聞質勒死遲明素服來弔道路相逢兵圍數匝
娑葛見公忽來未之敢逼但言衛護漢使公至其帳
下大哭流涕因撫定其嗣蕃人大喜留數十日助其
葬事娑葛獻馬三千疋牛羊十餘萬移居千里西域

無事道路肅清諸蕃聞之遣使歸降者十餘國時人語之曰郭元振詭殺烏質勒知娑葛與闕啜有釁奏請移於瓜州制從之會中書令宗楚客受金遂寢其事公具以狀聞楚客恃勢嘱請召公將陷之公不從又奏請斬楚客清蕃落時韋庶人竊弄國權中宗竟不之省也初安西南有毒河源遠在葱嶺西北河岸百步人畜踏之者輒死公威振西城所向無不從者因驗圖經知其源率兵三萬人歷于闐康居大食等十餘國所過之國令供資粮仍署其國王爲左右總管率兵前進北至葱嶺牙帳前十二國王兵百萬餘其河源上有大樹高千餘尺垂陰數頃大軍至日有黃龍繞樹以口吐毒氣而拒官軍三軍悉覩焉公手書檄文令左拾遺張宣抗聲讀之畢黃龍解樹而下公率諸軍誅之數日方倒聚而焚焉河源且絕數十里內悉爲良田在安西十餘年四鎮寧靜韋庶人知政屢徵不至因下僞詔令侍御史呂守素中丞馮家賓相繼巡邊欲將害之未及皆爲娑葛等諸蕃劫殺之睿宗即位徵拜太僕卿勑至之日舉家進發娑西士庶諸蕃酋長號哭數百里或勞面截耳抗表請留因給之而後即路其至玉門關也去涼州八百里

河西諸州百姓蕃部落聞公之至貧者攜壺漿富者
設供帳聯綿七百里不絕公旌節下玉門關百姓望
之宛轉叫呼聲動巖谷自朝至暮傳呼至涼州涼州
城中男女在衢路並歌舞出城咸言我父至矣通夜
城門不受禁制都督司馬逸客聞之謂公近矣陳兵
出迎會候騎至云始入玉門關都督嗟嘆良久具狀
聞至京同中書門下三品加銀青光祿大夫遷兵部尚書
作吏部尚書封館陶縣男依舊知政事尋轉吏部尚書
知選舉囑請不行大收草澤膺宗屢下詔褒美後黜
啜大寇邊拜刑部尚書充朔方道行軍大總管集豐
安定遂等城以拒賊路尋加金紫光祿大夫再遷兵
部尚書知政事仍舊元帥會太平公主竇懷貞潛結
竟謀廢皇帝膺宗猶豫未決諸相皆阿諛順旨惟
公廷爭不受詔及舉兵誅竇懷貞等宮城大亂膺宗
步蕭章門觀變諸相皆竄外省公獨登奉天門樓躬
侍膺宗聞東宮兵至將欲授于樓下公親扶聖躬敦
勸乃止及上即位宿中書十四日獨知政事因下詔
曰大臣立事夷險不易良相昇朝安危所繫兵部尚
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上柱國館陶縣開國伯元振偉
才生代宏量匡時經綸文武今之王佐出入將相古

之人傑。夙侍宸扆。疇咨廟堂。思致堯舜。以期管樂。朕
往在儲闈。洎登寶位。每觀其仗制詞作制詞作
別函邪立誠。慷慨密陳。弘益爾其至矣。朕實嘉之。頃
者梟獍興謀。干戈作釁。太上皇帝既命朕除討元振
又馳奉宸極。始則資予爲弼。終則寧朕問安。可謂格
于皇天。貫于白日。元惡既剪。厥物惟新。昌言是圖。朕
豈忘舊。宜開井邑。永誓山河。可進封代國公。賜實封
四百戶。物一千段。子五品官。尋兼御史大夫。天下行
軍大元帥。是歲大徵兵衆。閱武驪山。兵一百萬號三
百萬。並奉公節度。是日三令之後。上將親皷。公慮有
大變。因畧行禮。上大怒。引坐麾下。紫微令張說。犯鏦
而諫。上乃曰。元振有保護大功。宜拾軍法。流新州。未
至。屬開元元年。册尊號。赦曰。元振往立大功。保護於
朕。頃因閑武。頗失軍容。責情放逐。將收后效。可饒州
司馬。未至。卒於道。時年五十八。有集二十二卷。文章
有逸氣。爲世所重。公少負氣。縱橫。遣意磊落。作尉巴
蜀。不脩名檢。及登朝。受任屢使。遐方霜明烈心。玉立
貞節。言行忠正。居取儉約。身體雜於皇王。致君期於
堯舜。公務之暇。手不擇卷。雖子弟家人。未嘗見其喜
怒。前後上事切諫。得失十數道。俱焚其藁。草不以語

人故朝廷莫知也睿宗嘗曰元振正直齊於宋璟政理逾於姚崇其英謀弘亮過之矣舊於宣陽里居二十餘年不至諸院馬廐每朝廻對二親言笑歸室儼如也不問家事與狄仁傑朱敬則魏元忠李嶠韋安石趙彦昭韋嗣立薛稷張說等爲忘言之友事父母孝聞父受授濟州刺史後以爲相奏請解職授銀青光祿大夫濟州刺史致仕公殁後二親猶在自我唐授命宰臣有二親者唯公而已

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韓公行狀 李翺

曾祖泰皇任曹州司馬祖濟素皇任桂州長史父仲卿皇任祕書郎贈尚書左（蜀本作僕射）公諱愈字退之昌黎其人生三歲父殁養於兄會舍及長讀書盡能記他生之所習年二十五上進士第汴州亂詔以舊相東都留守董晉平爲平章事宣武軍節度使以平汴州晉辟公以行遂入汴州得試祕書省校書郎爲觀察推官晉卒公從喪以歸葬之居者皆殺死武寧軍節度使張建封奏爲節度推官得試太常寺協律郎選授四門博士選監察御史爲宰臣所惡出守連州陽山縣令政有惠於（集作于）及公去百姓多以公之姓名（集作命）其子改江陵府法

曹參軍入爲權知國子博士宰相有愛公者將以文學職處公有爭先者構公語以飛之公恐及難遂求分司東都權知三年改眞博士入省爲分司都官員外郎改河南縣令日以職分辨以留守及尹故軍士莫敢犯禁入爲職方員外郎華州刺史奏華陽縣令柳澗有罪遂將貶之公上疏請發御史辨曲直方可處以罪則下不受屈既柳澗有犯公由是復爲陵子博士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郎中修撰如故數月以考功知制誥上將平蔡州先命御史中丞裴公度使諸軍以視兵及遽奏兵可用賊勢可以滅顧與宰相意忤既數月盜殺宰相又害中丞不克申丞微傷馬逸以免遂爲宰相以主東兵自安祿山起范陽陷兩京河南北六十七鎮節度使身死則立其子作軍士表以請朝廷因而與之及貞元季年雖順地節將死多即軍中取行軍副使將校以授之節習以成故矣朝廷之賢恬然於所安以苟不用兵爲貴議多與裴度相異惟公以爲盜殺宰相而遂息兵其爲恥甚大兵不可以息以天下力取三州尚何不可與裴丞相議合故兵遂用而宰相有不便之者月滿還中書舍人賜緋魚袋後竟以他事改太子右庶子元和

十二年秋以兵老久屯未滅上命裴丞相爲淮西節
度使以招討之丞相請公以行於是以公爲本官兼
御史中丞賜三品服衣魚爲行軍司馬從丞相居於
郾城公知蔡州精卒聚界上以拒官軍守城者率老
弱且不過千人亟自丞相請以兵三千人間道以入
必擒吳元濟丞相未及行而李愬自唐州文城壘提
破可不勞用衆宜使辨士奉相公書明禍福以招之
彼必服丞相然之公令栖者口占爲丞相書集有明禍福使

四字拍着袖之以至鎮州王承宗果大恐上表請制德
棣二州以獻丞相歸京師公遷刑部侍郎歲餘佛骨
自鳳翔至傳京師諸寺集作時集作百姓有燒指與頂以祈
福者公奏疏言自伏羲至周文武時皆未有佛而年
多至百歲有過之者自佛法入中國帝王壽不
得集作能長梁武帝事之最謹而國大亂請燒棄佛骨
疏入貶潮州刺史移表州刺史百姓有以男女爲人
隸者公計傭以贖其直而出歸之入遷國子祭酒有
直講能說禮而陋於容學官多豪族子擯之不得共
食公命吏曰召直講來與祭酒共食學官由此不能

賤直講奏儒生爲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奔走聽問皆相喜曰韓公來爲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改兵部侍郎鎮州亂殺其帥田弘正征之不克遂以王庭湊爲節度使詔公往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奏曰韓愈可惜穆宗亦悔有詔令至境觀事勢無必於入公曰安有受君命而滯留自顧遂疾驅入庭湊嚴兵扼刃弦弓矢以逆及館甲士羅於庭公與庭湊監軍使三人就位既坐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所爲本非庭湊心公大聲曰天子以爲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以節實不知公共律兒語未得乃二集作字及大錯甲士前奮言曰先太史爲國打朱滔滔遂敗奔走血衣皆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公告曰兒郎等且勿語聽愈言愈時爲兒郎已不記先太史之功與忠矣若猶記得乃大好且爲逆與順利與病不能決引古事但以天寶來禍福爲兒郎等明之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義朱泚吳元濟李師道復有若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皆曰無又曰田令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爲節度使後至中書令父子皆授旄節子孫雖在童幼者以爲好官窮富極貴寵榮耀天下劉悟李祐皆居大鎮王承元年始十七

亦仗節皆三軍耳所聞也衆乃曰田弘正刻此軍故軍不安公曰然汝三軍亦害田令公身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乃謹集作謹作譜曰侍郎語是侍郎語是庭湊恐衆心動遽麾衆散出因泣謂公曰侍郎來欲令庭湊何所爲公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比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以棄之耳而尚書久圍之何也庭湊曰即出之公曰若眞則無事矣因與之宴而歸之牛元翼果出及遂於上前盡奏與庭湊及三軍語上大悅曰卿直向伊如此道由是有意欲大用之王弍俊贈太師呼太史者燕趙人語也轉吏部侍郎凡令史皆不鎖聽出入或問公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見也鬼如可見則人不畏之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聽其出入則勢輕改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就御史臺謁後不得引爲例六軍將士皆不敢犯私相告曰是尚欲燒佛骨者安可忤故盜賊止遇旱米價不敢上李紳爲御史中丞械囚送府使以尹杖杖之公曰安有此使使歸其囚是時紳方幸宰相欲去之故以臺與府不協爲請出紳爲江西觀察使以公爲兵部侍郎紳既復留公入謝上曰卿與李紳爭何事公因自辨數日復爲吏部侍郎長慶四

年得病滿百日罷以十二月二日卒於靖安里第公氣厚性通論議多大體與人交始終不易凡嫁內外及交友之女無主者十人幼孤養於嫂鄭氏及嫂歿爲之服朞深於文章每以爲自楊雄之後作者不生（集作出）其所爲文未嘗放（集作效）前人之言而固與之並自貞元末以至於茲後進之士其有志於古文者莫不視公以爲法有集二十卷（集作四）小集十卷及病遂請告以罷每與交友言既終以處妻子之語且曰某伯兄德行高曉方藥食必視本草年止於四十二某疎愚食不擇禁忌位爲侍郎年出伯兄十五歲矣如又不足於何而足且獲終牖下幸不至失大節以下見先人可謂榮矣享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謹具任官事跡如前請牒考功下太常定謚并牒史館謹狀

行狀　節錄

梁王武者漢皇之少子廣東苑屬平臺則司馬相如所以騁其詞賦陳思王植者魏國之天人遊西園擁飛蓋則鄴鄴子淑所以爲其賓友忠臣奉上多從孝子之門受命臨戎始見忘家之事潘安仁之豈弟始奉輕軒張景陽之純深終悲畫扇王人奪服纔聞趙

嘉之喪明主相憂獨訝何曾之毀且割哀而從禮將以義而斷恩以漢宮清署忽照邊烽秦塞長城遂開胡馬匈奴未滅霍去病是集所作以辭家天子動容周亞夫於焉不拜漢陽關忠許有良平之策潁川徐庶知其管樂之才生覩太平仕逢明主秋風金鼓有司馬之論兵吉日壇場有將軍之拜職奄息百夫之特彼蒼者天相如千載之人猶有氣象左武衛將軍成安子崔獻行狀

楊炯

扶桑落日之濱妖朋蟻結孤竹尋雲之際薛黨蜂騰百濟遺黎託懸巢而斬氣三韓別種附危幕而遊魂玉帳蒐兵作責苞茅之貢金壇令律將收楷矢之瑞黃霸得循良之譽績未衒於邊城陳湯有方面之勳位不登於刺舉常州刺史平原郡開國公行狀

王勃

祭文　全錄

祭陸端公文　顧況

維大曆二八年正月朔同鄉顧況於永嘉發使具簞蔬
野酌敬祭陸三十二兄端公之靈嗚呼接席之歡俄
成莫洒殊鄉少別杳忽千今犖拘南役遠哭如淚兄
秉德居厚植靈超茂天和發外虛白自內特挺孤操
與物去害惟昔二京羣盜縱橫出入十年天下交兵
越益寇吳殺人燒城國危如此公乃請行我之行焉
無往不平擁陣陵陽廻戈歙右江南山洞畧盡遺醜
拒敵先摧羣降獨受兄之令弟況之良友感激風雲

留連詩酒昔魏有人子方段干兄之所在人心獲安賢者讓平惟患是急凡之忠勇人莫能及燕將泣書齊師復邑迹爲功著名因義立惟帝念功君門遂遍臺閣生風乃憶江東高臨山中有書滿屋與人共讀有粟如雲與人共分破富爲貧好事日聞靄靄牛潭巖巖囊嶺開流架逾倒窩烟景今日凄凉林空夜永人或有言吉凶無門我命由我以兄之才何適不可寧知一旦忽鍾茲禍鴻翔千仞自茲而墮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祭崔使君敏文

柳宗元

夫產崑崙者難爲玉植鄧林者難爲木公以令望顯于華族藝業遂六書學該七錄晚此黃老恬於寵辱入補黑衣出參甸服紀綱淮海政令維肅宰制岳濱周於仁育儲闈典議直清敭歷屬久次推能二州繼牧至于是邦密干山舊俗和易勿亟優游自足既有小（集作少）吏亦勤（集作懃）于庶獄妖誣殄除淫祠剪覆由令三歲人無怨讟遞徙來行歸神何速其咸以罪戾謫茲炎方公垂惠和枯槁以光鳴鸞適野泛鷗沿湘廣筵命樂華燭飛觴高歌屢舞終以無荒紛慮斯屏憂懷輟忘良時不再斯樂難常今其柰何顧慕增集作感傷嗚呼

哀哉室有迭去用無息流追懷曩晨恍若夢遊奠撤
焦作中宵魂遷葉集作舟邦人永思匍匐隱憂兕我
徽乘
懷德心焉若抽潔誠可鑒蘋藻非羞

祭李柳州文

韓愈

維元和元年歲次景戌二月乙未朔二十四日戊午
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
奠敬祭于故柳州李使君員外二兄之靈古語有之
白頭如新傾蓋若舊顧意氣之何如何集作曷日時之
足宛當貝元之癸未惕皇威而左授伏荒炎之下邑
嗟名類而位仆歷貴部而西邁遍清光於暫覲言莫

集作
若
圖挈集作挈百憂以集註作而
飽饑而愈疚接雒詞於章句窺逸跡於篆籀苞黃甘
而致貽一作辭獲筆紙之贅貿投義魚之短韻愧韜瑕
而舉秀俟新命於鵷陽費薪芻於館候空大亭以已
處慙水木之幽茂逞英心於縱博沃煩腸於集註作以清
酌航北湖之空明覷鱗介之驚透冥州樓之豁達衆
管啾集作秋非而並奏得恩惠於新知脫窮集作窮愁於往
陋輟行謀於俄頃見秋月之三發逮天書之下降猶
低迴以宿留念睽離之在期謂此會之難又援集作授

緘紓以託心示茲誠之不諺儻後日之北遷約窮歡於一晝雖掾奉之酸寒要拔貧而爲富何人生之難信指集作斯言而莫就始訝信而一作於暫踈遂承集作成凶於不救見銘旌之低昂尚遲疑於別袖憶交酬而迭舞奠單柩而哭柩美夫君之爲政不撓一作佻志於讒搆遭厝舌之紛羅獨凌晨而孤雛彼儉人之浮言雖百年一作卓其何訴洞徃古而高觀固邪正之相寇幸窮覩其始終敢不明白而敷覆神乎來哉辭以爲侑尚饗

祭太常裴少卿文

韓愈

維元和九一作元非年給事中李逢吉給事中孟簡吏部侍郎張惟素吏部侍郎張賈北部郎中吏館脩撰韓愈等謹以庶羞清酌之奠致祭于太常裴二十一兄之靈朝廷之重莫過乎禮雖經策具存而精通蓋寡自郊丘故事宗廟時宜大君之所旁求丞相之所卒問羣儒拱手宗祝醉心兄皆措陳根源斟酌通變罔不允符天吉克協神休至于公卿冠婚士庶喪祭疑皆響答問必實歸從我者是爲軌儀異我者無逃措笑動爲時法言比集作必古經獨立一朝高示千古而又驅馳朋執傴僂宗親擔石之儲常空於私室方丈

之貪毋盛於賓筵贈必固辭求無不應孰云具美而不永年愈等早接遊從實欽道義致誠薄奠以訣終天嗚呼哀哉尚饗

祭亡友柳子厚文

韓愈

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五月壬寅朔五日景午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亡友柳君子厚之靈嗟嗟子厚而至然耶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世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惟凡物之生不願爲材犧尊青黃乃木之災子之中棄天脫焉羈玉佩瓊琚大放厥詞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表愈偹不善爲顒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羣飛刺天嗟嗟子厚今有今古一作今臨絕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而偹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寧集文粹作弗敢遺墮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柩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尚饗

祭柳員外文

劉禹錫

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正月戊戌朔日孤子劉禹

不知是文

錫衮哀扶力謹遣所使黃蓁具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亡友柳君之靈嗚呼子厚我有一言君其聞否惟君平昔聰明絕人今雖化去夫豈無物意君所死乃形質耳魂氣何託聽余哀詞嗚呼痛哉嗟余不天甫遭閔凶未離所部三使來弔憂我哀病論（集作論是）以苦言情深禮至款密重復（集作復）期於（集作以）再（集作申）略更申願言途次鴈陽云有柳使謂承（集作承）前約忽承訃書驚號大叫如得狂病良久間故百哀攻中涕洟迸落魂魄震越伸紙窮竟得君遺書絕紘之音悽愴徹骨初託遺集其不孤未言歸轜從祔先域凡此數事職在吾

心（宜作）勇於義已命所使持書經行友道尚終當加（集作）厚退之承命改牧宜陽亦蜘一旬疾於使道物石垂後屬于伊人安平宣黃會有遷使悉已如禮形於寞（浙本作其）書嗚呼子厚此是何事朋友洞落從古所（集作）悲不圖此言乃爲君發自君失意沈伏遠郡近過國士方伸眉頭亦見遺學（集作）恭辭舊府志氣相感心踰常倫顧余貧賤營營奉萬里猶冀前路望君銘旌古之達人朋友製（蜀本作則）服今有所厭其禮莫仲朝晡臨後出就別次南望拜水哭哀故人孰云宿草此慟何

極嗚呼子厚卿其死矣終我此生無相見矣何人不
達使君終否何人不老使人天死皇天后土胡寧忍
此知悲無益柰恨無已子之不聞余心不理含酸執
筆輒伸復止誓使周公同於已子魂兮來斯知我深
旨嗚呼哀哉尚饗

祭吏部韓侍郎文　李翺

戎風混華異學甡橫兄常辯之孔道益明建武以還
文卑質喪氣衰體敗剽剥不讓儷花鬬孽顛倒相上
及兄之爲思動鬼神撥去其華得其本根開合

惟駭驅濤湧雲包劉越嶲並武同殷六經之風絕而
復新學者有歸大變于文粹作疏奏輒斥去五雲而復遷集作還升黜不改正言亟
聞貞元十二兄在汴州我遊自徐始得兄交視我無
能待予以友講文析道爲益之厚二十九年不知其
久兄以疾休我病卧室三來視我笑語集作言窮日何
荒不耕會之以一人心樂生皆惡言凶兄之在病則
齊其終順化以盡靡憾文粹作恙于中別我集作欲別千古意
如不窮臨喪大號決裂肝胷老聃言壽死而不亡兄
名之垂星斗之光我狀兄行下于太常聲殫天地誰

云不長、喪車之來（集作來東）、我刺廬江、君命有嚴、不見兄喪、遣使奠竿、百酸攬哉、尚饗

音容若在、曷日而忘、嗚呼哀

代李玄爲崔亦兆祭蕭侍郎文　李商隱

年月日、集有伏字、惟靈傳芳華胄、稟慶靈源、漢朝輔相之流、輝梁室帝王之遺、懿克生徵德、彰我休期、高表百尋、澄波萬頃、及春闈獻藝、會府試才、騏驥出塵、蛟龍得水、頻纓而鶩駘盡喪、乘氣而驚塵皆空、憑凌遠天、蹻躡長道、是將簪仕光乎縉紳、侯國從知大朝就選、祕贊宜陳於東序、朱紱必降於上玄、錦帳而居青縑以覆、建禮推盡瘁之績、明光多伏奏之勤、亦既遷秩、乃司論駁、高居青瑣、封還紫泥、使明時無失政之議、大邦無不便之詔、暫辭朝籍、往分郡符、借寇莫從、徵黃甚急、方將啓乎良友、進彼令人、志豈愛身、誓將許國（集作匡）、不謂疎網猶漏、斯文（集作民）未康、作礪爲鹽、正侯理平之運、依城憑社、深懷剪滅之虞、上敝聰明、內求媒近、故鴻猷不得而叶贊、睿化莫可以輔成、貌是流離、有窘陰雨、嗚呼令唯逐客、誰復上書、獄以黨人、但求俱死、銜冤遠徙、往不忠而獲罪、賈誼壽而不長、纔易留而遠託、異國傷平、目斷而不見、長安形

炎涼。遂分今昔。學自東蜀言旋。上京郭泰。墓邊空多。
會葬節飯。身後不見。遺孤信陰陽之莫知。亦生人之
極痛。其等項同班列。獲奉周旋。分結死生。地兼族類。
依仁既切。慕德方深。始驚南浦之悲。俄黔下泉之作
今則午良月吉。筮協龜從。顧埋玉之難追。歎棲芝之
集作而　何及。牲牢粗潔。酒醴非多。聊寫丹誠。以申永訣。

爲絳郡公祭宣武王尚書文　李商隱

伏惟曾構高基。往脩餘慶。鼻族本富文理。楊惲外甥。集作門素多閫史。未攄有等
括羽成美。逸是輕從。東之道。巨背狹圖。南之未匡。

明習董氏情事。會望隆簡。汲家遺編。坐忘流寒。出記。
懷鉛淹中。莫敵稷下。惟先朝有。卽臺時推。與學明博
士之高選。資乘儒之先覺。啟周損益。爰夷禮樂。既得
根源。盡除踳駁。粉闈假途。集作道諫署。陽輝。吾寧許訕。
時好依違。周舉上章。惟求士悟。賈生草疏。一作諫豈畏
久非用之。則至。捨之。則歸。旋領。潘符。俄司國計。鋤華
煩冗。脩明課第。鄒晉室之。齋練。集作凝作練。小漢朝之造
幣。前籌。未借。歛笏。還家。再北。非罪三黜。何嗟。淮陽勁
兵。賴水。豪族。既佩新印。仍推舊穀。杜當陽。何嘗跨馬
雄士。集作武雅祭。征虜。不廢投壺。師人。自睦夷門。地

古梁苑藩雄夔旌大旆三矛重弓無忌御車惟求隱者相如謝病乃慕高風方將副帝注心從時大願率周廟之奔走慙漢庭之議論人之不幸今也則亡莊子執分共魍魎秦醫莫宛其膏肓鷹沼波瀾空聞悲咽兎園臺榭祇見荒涼其獲頓尤深蒙知甚早公昔分茅愚嘗視草於劉向論忠之時贊孟郤長者之號及茲出守實介親隣音徽繼好寤寐依然常期異日克奉清塵何言永慟屬此佳辰訃哀如昨歸轍俄遠林薄莽蒼川原隱磷想諸葛之旗旌空還舊壘念伯喈之書集古經籍已付何人候館俄開丹幘遽至瞻望衛慕連綿泰時寄奠申訣纖詞寫意終阻願於親躬徒加哀於殄瘁嗚呼哀哉尚饗

爲濮陽公祭太常崔丞文　李商隱

年月日惟靈太岳繁祉平安望族潤地勢於長源構堂基於脩麓藍田之產宜有良玉徂來之林宜無凡木昔我待子松玉之間冀十城之得價望千尋而可攀大年不登逸足方駛松欲秀而先蠹玉將攻而遽毀聞問之時歎悼何已惟我承乏授命南征一言相許携手同行夐絕萬里飄泊雙旌念兩婢之價倍媿五穀之酬輕地接殊隣風移中土五嶺三江炎飇瘴

由鈞犀之灘跕鳧之渚席上從容幕中宴語先防載
意之謗更示投香之所因使庸虛不罹罪罟越井之
苜甘綏之女時清則鋼集作鏽納厨歲稔則銀簪叩
皷豈我之自唯予是與相從來觀又往于涇風埃古
戎霜雪孤亭偏繫集作喪非作良之服縵胡之嬰塞迴而晨嚴
刁斗沙平而夜篤堄雪零指我以虜隙勉我以武經正
慰窮邊我集作還京邑北庭減價南轅一作圈屑泣章
臺辟掾方喜趙嘉之來棘署選丞仍見譙玄之入是
焉踐歷更侯飛翻況乎鳳沼又棲領原何豐成於燥
濕而厲結於寒暄未及西山之藥旋爲東岳之魂憶

昨舊許貞歸青門出餞樂作而歎起杯行而淚泫俱
容與於風波共沉吟於鍾箭揮袂如昨鄉書甚頻雖
遙道里未濶聲塵孰謂念歸之日翻爲有慟之晨嗚
呼哀哉髣髴荒阡依稀古陌徐動丱旐永歸玄宅願
執紼而身遠想移舟而目極迴野秋思羣山暮色悵
白髮之哀翁哭青雲之舊客聊茲寄奠莫莫寫西悲已
乎崔子爲我歆之

爲裴懿無私祭薛郎中文　李商隱

伏惟靈佐商宣業朝薛傳規門峙層構堂業崇基玉
生藍岫芝產銅池梧高駐鳳蓮馥停龜有美令人歎

稱清邵訓在詩書樂惟名教王謝標格曹劉才調清
如灌熱之風明若觀朝之燎臺委鑒虛空融和秋水
望濶春臺上多鄉塾掉鞅文林勵戈硯橫河漢紙落
煙波澤宮貍首棘場楊葉箭去星懸弓廻月怯兩書
上第五辟名公馬卿賦雪陳琳愈風平臺竹苑淮山
桂叢營分細柳幕染芙蓉顯備臺僚榮徙憲秩冠戴
鐵勁衣明繡窓霜下端簡風生落筆夜庭烏廻天秋
隼疾帝念名職任于諫垣依違絕想從容敢言攀檻
而空留跡在削藁而不見書存女史護衣太官供食
伏奏多可分曹著績帳暖錦麗闈明粉白既題柱以
如田一作曲亦償金而類直漢榮出牧晉議州兵廉矜
歌送劉錢贈行濟南之誅巨猾楊州之試諸生虎去
江靜珠來岸明神豈好謙天寧秩禮蠢華國之名品
喪士林之模楷使爲善者奪氣求仁者解體已不駐
於卿雲竟何窺於淑濟長洲樹古茂苑山春橘稅既
集茶征是親鷁渡雪而去遠鵠下亭而哀頻翟虜氛
興殷檟夢起帳入飛鵬牀驚鬬蟻鄭玄知數阮瞻無
鬼終自膏肓傳於骨髓嗚呼哀哉丹霄萬里建木千
尋坦垣清路幢幢集作翠陰三襲臺廻九重禁深巾
懸流扆下集葯簪無非東箭盡是南金或狀傾作銅

成望早爲霖顯允明公宜膺百福夜暗神昧天長景
促壽女變霜曦和納旭悄隋掌以銷璣慨周閑之喪
騄永惟清族本富才人有第則陸無兄不荀原鴒奕
奕沼鴈馴馴珩奇動楚璧貴傾秦永矣彼蒼胡然人
事但續椿壽徒高鶴位摧壓光價掩淪聲味穎不濁
而矜灌宗淮未絕而傾王氏某甲因承中外集作某甲因中
外蔑奉恩知通孔李道德之舊兼盧集作劉姻戚之
私鑄顏有勢全趙爲期靜龍門之風水劇羊腸之嶮
嚱室欲銘恩何酧樹德庶孤根於高援許加姻於弱
植將徹宋子俄放湘南綬黃楚徼鬢白昭潭歸止未

卜棄予是甘許靖之悲方極王粲之憂不堪猶如重
言將敦故約玉無改行金不如諾勗大義於幽沉軫
遐心於漂泊使者尚在函書已來鴈足空遠魚腸不
迴淚和峽雨哭振巴雷孰澆枯鮒誰藝寒灰今則言
去柳江當移澧浦稍脫疑網猶罹罪罟念深慟以無
期豈沉冤之可吐嗚呼哀哉執紼路阻佳城望賒凌
空之翼上漢無槎或期他日或反中華認楊公之石
馬撫周邑之辟邪況良冶規存遺經業在臧孫有後
魏萬必大敢期陋質終託餘光韋平之貂續無望秦
晉之婚姻豈忘絮酒無幾生芻是將辭多失次漸數

無行翼桂旌之不遠降蘭珮之餘芳嗚呼哀哉尚饗

祠漢武帝祈雨文　沈亞之

維長慶三年正月巳巳櫟陽尉沈亞之承命於大京兆以歲旱用乾肉清醪恭祀於漢武皇帝之祠下因巫人以達其祝語嗚呼陰陽水旱其司唯神五行六氣神得而均如愆作災神何爲仁惟神昔帝漢日何祥不臻雍熙滂洋其井露麒麟集作人荷爲澤亦仰如春氣配高明致爲神君集作而爲神非不漏誅屈抑不伸集作居漏必誅居抑必伸今者獻陽始歲允而爲屯草木蘼萌塞脉沈津不烝不洩逾于十旬雨師悕集作微尸違不賓潛深踞集作驕高枯此下人風伯囂戲鯫陶濃塵瀆爲凝霾塗若顙雲鴻混突滃上蒙無垠掩蔽光明以垢春晨彼風伯雨師皆神所司處位不職荒役不祗神假之權使之胡集作爲上帝如怒其殃孰罹神明胡不督其稽察其欺壞法者戮後期者笞然後陰凑陽蒸雨膏以時發生有涯農力有施今官庶併誠虔虔於祠集于宮室鼓無弹吹神其聽之無敢苟祈

祭城隍神祈雨文　杜牧

下土之人天實有之五穀豐豆實寒暑合節天實生之也苗方甲而水湮之苗方秀而旱莠之饑則必死天

實殺之也天實有人生之孰敢言天之仁殺之孰敢
言天之不仁刺史吏也三歲一交如彼管庫敢有其
寶玉如彼傳舍敢治其居屋東海孝婦吏冤殺之天
實冤之殺吏可也東海之人於婦何辜而三年旱之
刺史性愚治或不至瘝其身可也絕其命可也吉福
殃惡止當其身胡爲降旱毒彼百姓謹書成懇本之
於天神能格天爲我升霈

爲舍人絳郡公鄭州禱雨文　李商隱

年月日鄭州刺史李某謹請茅山道士馮角禱請於
水府眞官伏以旱魃爲虐應龍不興困杲日於詩人
苦密雲於易象生物斯瘁民食攸艱其叨此分憂俯
慙無政爰求眞休虔禱陰靈減哺表勤褰帷引咎伏
乞下通榮播上導天潢合爲膏澤之原用息蘊隆之
患其於効信敢或逡巡暴露託詞焦勞結慮泉間候
氣樹杪占風惟望玉女之被衣敢駭商羊之鼓舞竊
希玄感聽察丹誠

賽舜廟文　李商隱

年月日昭賽虞舜之祠伏以帝狩南方神留下土翠
輦莫返積怨望於他年大麓不迷炟集作炤威靈於終
古比憂嘉種少胥懲陽抗簡陳詞潔鐏引咎累蒙憑

離掣電跨異揚風布沾渥於九皐起焦枯於一瞬致
布瑤席輶事蘭羞帝其罷奏南琴停吹西瑁使東皇
太一兼預於靈遊俾山鬼江斐無藏於沴氣庶將善
政以奉明輝

賽越王神文

李商隱

年月日賽於集作下越王之神惟神耀焯殊姿抑揚詭
表泰魚既爛則聊帝南荒漢鹿有歸則稱臣北闕覽
英雄之載籍信王霸之朋遊言念遺祠猶存鹿集作屬
邑尚興甘雨以救公田敢陳沼沚之毛用報京坻之
積神其永司此土長庇吾人福祐宗良驅除疾癘令
來往古常教威著越城萬秋千歲勿使蒐歸眞定神
乎不昧來鑒斯言